

# 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<sup>1</sup>

## (一)《史記》<sup>[1]</sup>

1.1.1 安息<sup>[2]</sup>在大月氏<sup>[3]</sup>西可數千里<sup>[4]</sup>。其俗土著<sup>[5]</sup>，耕田，田稻麥<sup>[6]</sup>，蒲陶<sup>[7]</sup>酒。城邑如大宛<sup>[8]</sup>。其屬小大數百城，地方數千里，最爲大國。臨媯水<sup>[9]</sup>，有市，民商賈用車及船，行旁國或數千里。以銀爲錢，錢如其王面，王死輒更錢，效王面焉。<sup>[10]</sup>畫革旁行<sup>[11]</sup>以爲書記。其西則條枝<sup>[12]</sup>，北有奄蔡<sup>[13]</sup>、黎軒<sup>[14]</sup>。(卷一二三“大宛列傳”)

[1] 《史記》，凡一百三十卷，西漢司馬遷著。

[2] 安息，指帕提亞 (Parthia) 波斯王朝。“安息” [an-siək]，一般認爲係帕提亞王室名 Arshak 的對譯。<sup>2</sup>

[3] 大月氏，其前身爲月氏，遊牧部族。公元前二世紀初葉，月氏十分強大，其統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，西抵今天山、阿爾泰山東端，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內外。<sup>3</sup>公元前 177/176 年，因受匈奴打擊，月氏放棄故地，大部分西遷至伊犁河、楚河流域。史稱這部份西遷的月氏人爲“大月氏”。至於此處所謂“大月氏”，已不復位於伊犁河、楚河流域。蓋前 130 年左右，役屬匈奴的烏孫遠征大月氏、戰而勝之。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、楚河流域，再次西遷，經費爾幹納，來到阿姆河流域，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國。大月氏設王庭於河北，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土。

[4] “可數千里”，表示自大月氏國王治赴安息國王治的大致行程。

[5] “土著”，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將西域諸國按照經濟形態大別爲兩類：行國和土著。行國隨畜，兵強。土著耕田，有城郭屋室。

[6] “田稻麥”，可能是張騫首次西使時得諸傳聞，不足爲據。蓋波斯直至薩珊時代尚不產稻。<sup>4</sup>

[7] 蒲陶，可能是伊朗語 buḍawa 之漢譯。<sup>5</sup>

[8] 大宛，國名，位於今費爾幹那盆地。<sup>6</sup>“大宛” [dat-uan] 可能是 Tochari 之音譯。

[9] 媯水，即阿姆河。

[10] 這則資料描述的乃是張騫首次西使所了解到的情況，時值帕提亞王 Fraates 二世在位 (前 138/137—129 年)，其錢幣正面爲“王面”。至於“王死輒更錢，效王面”則是古代中東地區的普遍風俗。<sup>7</sup>

[11] “旁行”，《史記集解》引《漢書音義》曰：“橫行爲書記”。

[12] 條枝，指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，“條枝” [diou-tjie]，乃王國都城 [An]tiochi[a] 的縮譯。<sup>8</sup>

[13] 奄蔡，遊牧部族，時遊牧於鹹海以北。<sup>9</sup>“奄蔡” [iam-tziat] 可能是 Asii 的對譯。

[14] 黎軒，指托勒密埃及王國，“黎軒” [lyei-xian] 乃王國都城 [A]lexan[dria] 的縮譯。<sup>10</sup>

1.1.2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<sup>[15]</sup>，臨西海<sup>[16]</sup>。暑溼。耕田，田稻<sup>[17]</sup>。有大鳥<sup>[18]</sup>，卵如甕。人衆甚多，往往有小君長，而安息役屬之，以爲外國。<sup>[19]</sup>國善眩<sup>[20]</sup>。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<sup>[21]</sup>、西王母<sup>[22]</sup>，而未嘗見。<sup>[23]</sup> (卷一二三“大宛列傳”)

- [15] “數千里”，表示自安息國王治赴條枝國王治的大致行程。
- [16] 西海，此處指地中海。
- [17] 條枝國“田稻”也是張騫傳聞之誤。<sup>11</sup>
- [18] 大鳥，一般認為指駝鳥。
- [19] “安息役屬之，以為外國”，這裏的意思是條枝役屬於安息，成為安息的蕃國。按之西史，安息王 Mithridates 一世（前 171—139/138 年）在位時，國力臻於極盛，曾俘虜入侵的敘利亞國王 Demetrius 二世（前 145—139/138 年和前 129—125 年在位）。繼位的 Fraates 二世再次擊退敘利亞王國的入侵，消滅敘利亞大軍三十萬人，殺死其王 Antiochus 七世（前 139/138—129 年在位）。Fraates 二世隨即放回被 Mithridates 一世囚禁的 Demetrius 二世，並娶其女為妃。<sup>12</sup>不難想見 Fraates 此舉是為了有效地控制敘利亞王國，而 Demetrius 二世為換取自由和復辟，必然對波斯人提出的政治、經濟要求作出某種承諾。這或許就是傳文所載條枝役屬安息的背景和內容。
- [20] “善眩”，《史記正義》引顏注：“今吞刀、吐火、殖瓜、種樹、屠人、截馬之術皆是也”。這是見諸漢文史籍的希臘化時期的埃及與波斯早期交往的記載。
- [21] 弱水，不能勝舟之水。但此處所謂“弱水”可能是“若水”之訛。“若水”之所以被置於西方絕遠之處，可能和某些遷自西方的部族的古老記憶有關。<sup>13</sup>
- [22] 西王母，一說其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即 Cybele，而與前 14 至 12 世紀存在於敘利亞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國家 Ugarit 所崇拜的 Anat 等神祇亦有淵源。<sup>14</sup>案：西王母在漢文史籍（如《穆天子傳》）中，一直被置於極西之地，本傳更明確這位神祇在地中海東岸，這似乎正與西王母即 Cybele 說暗合。蓋最初 Cybele 祇是諸神之一，前 1180 年左右赫梯帝國滅亡之後，被 Anatolia 新的征服者腓尼基人接受為族神，地位開始尊顯，影響漸及整個地中海地區，為希臘、羅馬世界接受。西王母果指 Cybele，則可視為地中海文化影響波斯在漢文史籍中留下的痕跡。
- [23] 西王母與弱水往往連帶敘及，但沒有證據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。質言之，兩者都可能是古代中國人中若干遷自西方的部落擁有的古老記憶，但未必屬於同一系統。

## （二）《漢書》<sup>[24]</sup>

1.2.1 烏弋山離國<sup>[25]</sup>，王<sup>[26]</sup>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<sup>[27]</sup>。不屬都護<sup>[28]</sup>。戶口勝兵<sup>[29]</sup>，大國也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<sup>[30]</sup>，東與罽賓<sup>[31]</sup>、北與撲挑<sup>[32]</sup>、西與犁靬<sup>[33]</sup>、條支<sup>[34]</sup>接。

- [24] 《漢書》，凡一百卷，東漢班固撰。
- [25] 烏弋山離，西域國名。約前 130 年左右大月氏人的第二次西遷，迫使一部分塞種自索格底亞那和 Tuhārestān（吐火羅斯坦），侵入帕提亞帝國，佔領了 Drangiana 和 Arachosia 兩郡之地，前者則因而被稱為 Sakāstān（塞斯坦）。這部分塞種雖一度遭到 Mithridates 二世（前 124/123—87 年在位）的鎮壓，但在這位帕提亞皇帝去世後不久，便宣告獨立。本傳所載烏弋山離國正是這個以塞斯坦為中心的塞種王國。“烏弋山離”[a-jiək-shean-liai]乃 Alexandria 之音譯，指 Alexandria Prophthasia。<sup>15</sup>
- [26] “王”字下似奪“治”字以及王治名。<sup>16</sup>烏弋山離國王治可能在 Alexandria Prophthasia。<sup>17</sup>
- [27] “萬二千二百里”：自烏弋山離國經罽賓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。案：傳文稱罽賓“西南與烏弋山離接”。又稱罽賓國王治“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”。烏弋山離既在罽賓西南，去長安里數不應與罽賓相同，知此里數有誤。
- [28] “都護”，顏注：“都猶總也，言總護南北之道”。據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：“西域都護，加官，宣帝地節二年（前 68 年）初置，以騎都尉、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”。鄭吉於地節二年以侍郎屯田渠犂，始建“都護〔西域使者校尉〕”之號，然直至是年冬破車師、遷衛司馬後，始得都護北道，故亦被稱為“〔都〕護鄯善以西使者校尉”。西域都護秩比二千石。府治在烏壘國王治烏壘城。據同表，其屬官有“丞一人，司馬、候、千人各二人”。
- [29] “戶口勝兵”，“勝”字下應闕“多”字。

[30] “六十日行”：應為自烏弋山離國王治經罽賓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。案：罽賓國王治去烏壘城 6,840 里，已逾“六十日行”，知此行程有誤。

[31] 罽賓，指喀布爾河中下游即乾陀羅地區，包括 Puṣkalāvati、Taxila 等地。“罽賓” [kiat-pien]，Kabul 古稱 Kophen 之音譯。<sup>18</sup>

[32] 撲挑，指巴克特里亞。“撲挑” [phok-dyô] 乃 Bāxtri 之對譯。

[33] “犁靽”，即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見“黎靽”，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。又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載張掖郡有“驪靽”縣；而《漢書·張騫李廣利傳》有“犂靽”，顏注：“犂靽即大秦國也。張掖驪靽縣蓋取此國為名耳”。案：顏注未安。“犂靽”，即本傳所見“犁靽”。至於“驪靽”，視為“犁靽”等之異譯固無不可。驪靽縣果因黎靽得名，則應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有關。埃及亞歷山大城以商業發達著稱，商人足蹟遍及各地，其中若干到達河西，終於歸化，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當然，西漢置縣名“驪靽”，也可能僅僅是為招徠遠人，誇示朝廷“威德徧於四海”，未必真有犁靽人歸附。“大秦”指羅馬帝國，與黎靽或犂靽不能混為一談。

[34] “條支”，即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見“條枝”，指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。

行可百餘日<sup>[35]</sup>，乃至條支。國臨西海，暑溼，田稻。有大鳥，卵如甕。人眾甚多，往往有小君長，安息役屬之，以為外國。<sup>[36]</sup>善眩。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、西王母，亦未嘗見也。<sup>[37]</sup>自條支乘水西行，可百餘日，近日所入云。

[35] “可百餘日”：自烏弋山離國王治經安息國王治赴條枝國王治的行程。“行可百餘日，乃至條支”，並不是說從烏弋山離可直達條枝。以下傳文又云：“自玉門、陽關出南道，歷鄯善而南行，至烏弋山離，南道極矣。轉北而東（應為“西”）得安息”；既然至烏弋山離南道已極，可見這“百餘日”乃指從烏弋山離的都城北行至安息，再向西向抵達條枝所需要的時日。

[36] “以為外國”，顏注：“安息以條支為外國，如言蕃國也”。

[37] 以上本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烏弋地暑熱莽平，其草木、畜產、五穀、果菜、食飲、宮室、市列、錢貨、兵器、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，而有桃拔<sup>[38]</sup>、師子、犀牛。俗重安殺。<sup>[39]</sup>其錢獨文為人頭，幕為騎馬。以金銀飾杖。絕遠，漢使希至。自玉門、陽關出南道，歷鄯善而南行，至烏弋山離，南道極矣。<sup>[40]</sup>轉北而東得安息。（卷九六上“西域傳”）

[38] 桃拔，可能是長頸鹿。顏注引孟康曰：“桃拔一名符拔，似鹿，長尾，一角者或為天鹿，兩角者或為辟邪。師子似虎，正黃有鬃，尾端茸毛大如斗”。<sup>19</sup>一說“符拔”乃 βούβαλις 之對譯。<sup>20</sup>

[39] “俗重安殺”：這很可能是對該國佛教信仰的描述。<sup>21</sup>

[40] “南道極矣”，漢使沿南道西行抵皮山，自皮山西南行至烏秣，復自烏秣經縣度抵罽賓，自罽賓西行六十餘日則可至烏弋山離王治。此即所謂“罽賓烏弋山離道”。漢使如欲更向西走，須自烏弋山離國王治北行至安息，復自安息西行。

1.2.2 安息國，王治番兜城<sup>[41]</sup>，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<sup>[42]</sup>。不屬都護。北與康居、東與烏弋山離、西與條支接。土地風氣，物類所有，民俗與烏弋、罽賓同。亦以銀為錢，文獨為王面，幕為夫人面。王死輒更鑄錢。有大馬爵<sup>[43]</sup>。其屬小大數百城，地方數千里，最大國也。臨媯水，商賈車船行旁國。書革<sup>[44]</sup>旁行為書記。

[41] “番兜” [phiuan-to]，其實可能是 Parθava 或 Parthia 之對譯。

[42] “萬一千六百里”：應指自安息國都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。案：傳文稱大月氏國“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”。安息國既在大月氏國之西，去長安里數不應與大月氏國相同，知此里數有誤。“萬一

千六百里”或為“萬六千五百里”之訛。

[43] 大馬爵，顏注引《廣志》云：“大爵，頸及膺身，蹄似橐駝，色蒼，舉頭高八九尺，張翅丈餘，食大麥”。  
案：大馬爵，應即前文所見“大鳥”。

[44] “書革”，“書”當依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作“畫”。<sup>22</sup>

武帝始遣使至安息，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。<sup>[45]</sup>東界去王都數千里<sup>[46]</sup>，行比至，過數十城，人民相屬。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，以大鳥卵<sup>[47]</sup>及犁靬眩人<sup>[48]</sup>獻於漢，天子大說。安息東則大月氏。（卷九六上“西域傳”）

[45] “武帝始遣使至安息”，武帝時首次出使安息的漢使應即張騫使烏孫時所遣副使。張騫使烏孫在武帝元鼎初，故所遣副使抵達安息的時間應為前 116 或 115 年。漢使抵達之日，正值 Mithridates 二世征討入侵塞人臨近奏功之時，大軍雲集東界，恰好迎接漢使入境。

[46] “數千里”：此里數承襲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[47] “大鳥卵”，顏注：“鳥卵如汲水之”。安息使者獻於漢的“大鳥卵”，原產條枝。

[48] 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稱條枝“國善眩”，本傳亦有類似說法。然而，兩傳又稱安息使者所獻眩人為“黎軒善眩人”或“犁靬眩人”。因此，條枝、黎軒兩國很可能均“善眩”。考慮到本傳有關條枝國善眩的記載襲自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，而後者的依據僅僅是張騫的傳聞，則僅黎軒一國善眩也未可知。

### （三）《後漢書》<sup>[49]</sup>

1.3.1.1 [永元]九年，徼外蠻及撣國<sup>[50]</sup>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，和帝賜金印紫綬，小君長皆加印綬、錢帛。<sup>[51]</sup>（卷八六“南蠻西南夷列傳”）

[49] 《後漢書》，凡九十卷，劉宋范曄撰。

[50] 撣國，一般認為在今緬甸東北境。

[51] 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：“[永元]九年（97年）春正月，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”。

1.3.1.2 永寧元年，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，<sup>[52]</sup>獻樂及幻人<sup>[53]</sup>，能變化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馬頭。又善跳丸，數乃至千。自言我海西人<sup>[54]</sup>。海西即大秦<sup>[55]</sup>也，撣國西南通大秦。（卷八六“南蠻西南夷列傳”）

[52] 《後漢書·安帝紀》：永寧元年（120年）“十二月，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”。

[53] 幻人，應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眩人”。

[54] “海西”，指大秦，因在“西海”之西，故云。幻人可能是原犁靬國人，是犁靬國已併於大秦，故自稱“海西人”。

[55] 大秦，指羅馬帝國。<sup>23</sup>

1.3.2.1 [永元]六年，班超<sup>[56]</sup>復擊破焉耆<sup>[57]</sup>，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。<sup>[58]</sup>其條支<sup>[59]</sup>、安息諸國至于海<sup>[60]</sup>瀕四萬里外<sup>[61]</sup>，皆重譯貢獻。九年，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<sup>[62]</sup>而還。皆前世所不至，《山經》<sup>[63]</sup>所未詳，莫不備其風土，傳其珍怪焉。<sup>[64]</sup>於是遠國蒙奇<sup>[65]</sup>、兜勒<sup>[66]</sup>皆來歸服，遣使貢獻。<sup>[67]</sup>（卷八八“西域傳”）

[56] 班超（32—102年），東漢首任西域都護，任期自永元三年（91年）至永元十四年。事蹟見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。

- [57] 焉耆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始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一般認為其王治故址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（即四十里城，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）。
- [58] 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：永元六年（94年）七月，“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、尉犁，斬其王。自是西域降服，納質者五十餘國”。
- [59] 條支，此處指曾為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統治的敘利亞地區。<sup>24</sup>
- [60] “海”，指條支、安息所瀕臨之海，亦即下文甘英所臨“西海”，應即地中海。
- [61] “四萬里外”，指長安直至地中海以遠地區的里程。
- [62] “西海”，地中海。
- [63] 《山經》，指《山海經》。
- [64] 隨著焉耆等三國於永元六年（94年）降服，東漢的西域經營臻於極盛。不僅西漢時內附諸國納質歸屬，而且條支、安息乃至四萬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重譯貢獻。班超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派遣甘英西使的。所謂“窮臨西海而還”，乃指甘英抵達條支所臨地中海而還。甘英出使應該是從龜茲（時西域都護府所在）出發的。他大概自龜茲西行至疏勒後踰葱嶺，復經大宛、大月氏至安息都城和犢犢城。此後歷阿蠻、斯賓、于羅而抵條支。歸時，如傳文所說，“轉北而東，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”，再取道木鹿和吐火羅斯坦東還。
- [65] “蒙奇” [mong-gia]，應為 Margiana 對譯。<sup>25</sup>Margiana 是安息的邊緣省份，自公元一世紀中葉以降，因帕提亞王權衰落，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，或因此有遣使東漢之舉。本傳以“蒙奇”為國名，而稱其首府為“木鹿”（Mōuru）。
- [66] “兜勒” [to-lək]，應為 Thuhāra 之對譯。兜勒為 Tuhāra 之異譯。<sup>26</sup>Tuhāra 即大夏，當時屬貴霜，但可能有一定的自主權，故遣使東漢。
- [67] 據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，永元十二年（100年）“冬十一月，西域蒙奇、兜勒二國遣使內附，賜其王金印紫綬”。這兩國“歸服”雖然是東漢影響日益擴大的結果，但和甘英西使也不無關係。按之時間，這兩國使者很可能是和甘英一起東來的。

1.3.2.2 自皮山西南經烏秣<sup>[68]</sup>，涉懸度<sup>[69]</sup>，歷罽賓<sup>[70]</sup>，六十餘日<sup>[71]</sup>行至烏弋山離國，地方數千里，時改名排持。<sup>[72]</sup>

- [68] 烏秣，西域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故址可能在今 Hunza。<sup>27</sup>
- [69] 懸度，應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縣度”，位於 Darel 至 Gilgit 之間印度河上游河谷。
- [70] 罽賓，位於喀布爾河中下游。
- [71] “六十餘日”：自皮山國王治經烏秣、罽賓國王治赴烏弋山離國王治的行程。案：《漢書·西域傳》稱，自烏弋山離國王治去烏壘城“六十日行”，非是。據本傳，可知“六十日行”應為自烏弋山離國王治赴皮山國王治的行程。
- [72] 烏弋山離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位於 Alexandria Prophthasia。“排持”應從《魏略·西戎傳》作“排特”，“持”、“特”形似致誤。“排特” [buəi-dək] 便是 Prophthasia 之略譯。

條支國城在山上，周回四十餘里。臨西海，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，三面路絕，唯西北隅通陸道。<sup>[73]</sup>土地暑溼，出師子、犀牛、封牛、孔雀、大雀<sup>[74]</sup>。大雀其卵如甕。<sup>[75]</sup>

- [73] “條支國城”，似即原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都城安條克 (Antiochia) 的外港 Seleucia。該城既“臨西海”，則“海水曲環”云云或為甘英“臨海欲度”之際所親見。<sup>28</sup>
- [74] 大雀，即大鳥，亦指鴛鴦。
- [75] 甘英既是明確見載抵達條支的東漢使者，這一則可能傳自甘英。

轉北而東，復馬行六十餘日<sup>[76]</sup>至安息，後役屬條支，爲置大將，監領諸小城焉。<sup>[77]</sup>（卷八八“西域傳”）

<sup>[76]</sup> “六十餘日”：自條支至安息都城的行程。案：“轉北而東”云云，不過是承上“西南馬行”而言，理解不可執著。

<sup>[77]</sup> “後役屬條支”云云，祇能讀作“條枝役屬於安息”，“役屬”一詞的用法和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相同。而同傳別處並非如此；例如：“大秦國……地方數千里，有四百餘城，小國役屬者數十”。案：這是本傳在條枝問題上抄襲“前書”的證據。“置大將”云云可能是傳文編者根據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載條枝國“往往有小君長”想像出來的。因爲這和前文“後役屬條支”句相抵牾，既然安息置將監領條枝，則可見條枝已爲安息所并，不再是受安息役屬了。事實上，條枝即敘利亞王國早已亡於羅馬，因此不可能直至班超或班勇時代還受安息役使或監領。安息入侵已成爲羅馬屬地的敘利亞地區凡二次：一次在前 51 年（宣帝甘露三年），曾圍攻安條克城；一次在前 40 年（元帝永光四年），一度佔領安條克城，但爲時不長，僅年餘，似乎也談不上置將監領。<sup>29</sup>

1.3.2.3 安息國居和犢城<sup>[78]</sup>，去洛陽二萬五千里<sup>[79]</sup>。北與康居接，南與烏弋山離接。地方數千里，小城數百，戶口勝兵最爲殷盛。其東界木鹿城<sup>[80]</sup>，號爲小安息，去洛陽二萬里<sup>[81]</sup>。

<sup>[78]</sup> 和犢，安息早期都城。“和犢”[huai-dok]係 Hecatompylos 之略譯。

<sup>[79]</sup> “二萬五千里”：可能是自當時安息國都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。

<sup>[80]</sup> 木鹿，位於今 Merv 一帶。“木鹿”[mu-lok]，一般認爲是 Mōuru 的對譯。

<sup>[81]</sup> “二萬里”：自木鹿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。

章帝章和元年<sup>[82]</sup>，遣使獻師子、符拔<sup>[83]</sup>。符拔形似麟而無角。和帝永元九年，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<sup>[84]</sup>，抵條支。臨大海欲度，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：“海水廣大，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，若遇遲風，亦有二歲者，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，數有死亡者”。英聞之乃止。<sup>[85]</sup>十三年，安息王滿屈<sup>[86]</sup>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，時謂之安息雀<sup>[87]</sup>。（卷八八“西域傳”）

<sup>[82]</sup> 據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，章和二年（88 年），“安息國遣使獻師子、扶拔”。案：與本傳所載“元年”有異，然而本傳也許是錯的。蓋《後漢書·章帝紀》載，章和元年“月氏國遣使獻扶拔、師子”。證以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，“章帝紀”此條可信；知元年獻師子、符拔者爲月氏，並非安息。<sup>30</sup>

<sup>[83]</sup> 符拔，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作“扶拔”，應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桃拔”。

<sup>[84]</sup> 大秦，此處指羅馬帝國本土，今意大利半島。<sup>31</sup>

<sup>[85]</sup> “海中”以下，《通志·四夷三·西戎下》（卷一九六）引作：“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，故數有死亡者。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。英聞之乃止”。案：大秦是東漢人十分嚮往的地方，但“使大秦”的甘英祇是西域都護的屬吏，並非朝廷所遣，可見東漢的西域經營遠不如西漢積極。

<sup>[86]</sup> 滿屈，一般認爲即帕提亞王 Pacorus 二世（78—115 / 116 年在位）。

<sup>[87]</sup> 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：永元十三年（101 年）“冬十一月，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支大鳥”。案：時稱條支即敘利亞地區爲“安息西界”，故“條支大鳥”得稱爲“安息雀”。大鳥，即駝鳥。

1.3.2.4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<sup>[88]</sup>至阿蠻國<sup>[89]</sup>。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<sup>[90]</sup>至斯賓國<sup>[91]</sup>。從斯賓南行度河，又西南至于羅國<sup>[92]</sup>九百六十里<sup>[93]</sup>，安息西界極矣。自此南乘海，乃通大秦。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。<sup>[94]</sup>（卷八八“西域傳”）

<sup>[88]</sup> “三千四百里”：自安息國王治赴阿蠻的行程。

[89] “阿蠻” [a-mean], 為 Ecbatana 的對譯。

[90] “三千六百里”：自阿蠻赴斯賓的行程。

[91] “斯賓” [sie-pien], 為 Ctesiphon 的對譯。

[92] “于羅” [hiua-la], 可能是 Hatra 的對譯。“西南”，“南”或係“北”之誤。

[93] “九百六十里”：自斯賓赴于羅的行程。

[94] 這一段有可能傳自甘英，所述自安息都城和犢城 (Hekotompylos) 經阿蠻 (Ecbatana) 斯賓 (Ctesiphon) 于羅 (Hatra) 抵條枝的路程很可能正是甘英所親歷。雖然早在章帝章和二年 (88 年)，據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，安息國已經遣使來獻，但每一段路程均標以漢里，表明有關記載更可能傳自漢使，而甘英正是已知唯一走全程的東漢使者。

1.3.2.5 大秦國一名犁鞞<sup>[95]</sup>，以在海西，亦云海西國。地方數千里，有四百餘城。小國役屬者數十。以石為城郭。列置郵亭，皆堊墼之。有松柏諸木百草。人俗力田作，多種樹蠶桑<sup>[96]</sup>。皆髡頭而衣文繡<sup>[97]</sup>，乘輜駟白蓋小車，出入擊鼓，建旌旗幡幟。

[95] “犁鞞” [lyei-kian]，與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見“黎軒”為同名異譯。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的“黎軒”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。本傳之“犁鞞” [lyei-kian] 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。蓋黎軒即托勒密埃及王國距漢遙遠，直至前 30 年 (成帝建始三年) 淪為羅馬行省時，還沒有來得及為漢人瞭解，僅知其大致位置而已，而當漢人有可能進一步瞭解西方世界時，黎軒已經不復存在，而大秦之名卻如雷貫耳；原黎軒國既成了大秦國的一部分，來華的原黎軒國人又可能自稱大秦人，於是很自然地把黎軒和大秦這兩個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詞合而為一了，終於有了本傳所見“大秦國一名犁鞞”的說法。

[96] “多種樹蠶桑”：在本傳描述的時代，大秦即羅馬帝國尚未植桑養蠶。本傳有關記載是當時中國人美化大秦、想當然所致，不足為據。<sup>32</sup>

[97] “衣文繡”或“胡服”皆籠統之言。“髡頭”似與當時羅馬人習俗不合。<sup>33</sup>

所居城邑，周圍百餘里。城中有五宮，相去各十里。<sup>[98]</sup>宮室皆以水精為柱，食器亦然。<sup>[99]</sup>其王日遊一宮，聽事五日而後徧。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，人有言事者，即以書投囊中，王至宮發省，理其枉直。各有官曹文書。置三十六將，皆會議國事。<sup>[100]</sup>其王無有常人，皆簡立賢者。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，輒廢而更立，受放者甘黜不怨。<sup>[101]</sup>其人民皆長大平正，有類中國，故謂之大秦。<sup>[102]</sup>

[98] “城中有五宮”，以及下文“其王日遊一宮”云云，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。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根據五方思想等編造出來的。<sup>34</sup>

[99] “水精為柱”之類，可見時人極理想化之能事。

[100] “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”云云，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。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根據堯舜禹“以五音聽治”之類傳說編造出來的。<sup>35</sup>

[101] “其王無有常人”云云，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。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按堯舜禹的禪讓政治美化大秦的產物。<sup>36</sup>案：其說或是，但“生放其故王”云云似乎不是業已獨尊儒術的中國人所能想像，有待進一步研究。

[102] “大秦”，似為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，蓋“秦”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。稱之為“秦”，是因為在中亞人看來，羅馬帝國“有類中國”；著一“大”字，是因為羅馬帝國是當時西方第一大國。至於人民“長大”云云，不過是當時中國人根據“大秦”這一名稱想像出來的，也有美化的成份在內。<sup>37</sup>

土多金銀奇寶，有夜光璧<sup>[103]</sup>、明月珠<sup>[104]</sup>、駭鷄犀<sup>[105]</sup>、珊瑚、虎魄<sup>[106]</sup>、琉璃<sup>[107]</sup>、琅玕<sup>[108]</sup>、朱丹<sup>[109]</sup>、青碧<sup>[110]</sup>。刺金縷繡<sup>[111]</sup>、織成<sup>[112]</sup>、金縷罽<sup>[113]</sup>、雜色綾。作黃金塗<sup>[114]</sup>、

火浣布<sup>[115]</sup>。又有細布，或言水羊毳<sup>[116]</sup>，野蠶繭<sup>[117]</sup>所作也。合會諸香，煎其汁以爲蘇合<sup>[118]</sup>。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。

[103] 夜光璧，一說即金剛石。<sup>38</sup>

[104] 明月珠，發光的珠寶。一說應即金剛石。<sup>39</sup>一說多爲鯨睛。<sup>40</sup>

[105] 《戰國策·楚一》：“[楚王]乃遣使車百乘，獻鷄駭之犀、夜光之璧於秦王”。又，《抱朴子內篇·登涉》：“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綫，有自本徹末，以角盛米置羣雞中，雞欲啄之，未至數寸，即驚却退，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”。“赤理”，本傳李注引作“白理”。<sup>41</sup>

[105] 虎魄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《後漢書·王符傳》李注：“虎魄，珠也。生地中，其上及旁不生草，深者八九尺。初時如桃膠，凝堅乃成。其方人以爲枕。出罽賓及大秦國”。

[106] 琉璃，可大別爲天然與人工合成二類，天然琉璃一說即璧流離。<sup>42</sup>

[107] 琅玕，一說即 Balas ruby。<sup>43</sup>

[108] 朱丹，一說即朱砂。<sup>44</sup>

[110] 青碧，孔雀石之類。<sup>45</sup>

[111] 刺金縷繡，以及下文金縷罽，都是金線交織而成的織品。<sup>46</sup>

[112] 織成，一種名貴織物。<sup>47</sup>

[113] 罽，毛織物。

[114] 黃金塗，一說是塗金的布。<sup>48</sup>

[115] 火浣布，一般認爲其原料是石棉。<sup>49</sup>

[116] 水羊毳，一說指貽貝織物。<sup>50</sup>

[117] 野蠶繭，大秦國有野蠶絲，亦見於 Pliny（公元 23—79 年）《博物志》（XI, 26）的記載。<sup>51</sup>

[118] 蘇合：下文所引《梁書·海南諸國傳》的記載可與本傳參看。“蘇合”，原語不詳。<sup>52</sup>

以金銀爲錢，銀錢十當金錢一。與安息、天竺<sup>[119]</sup>交市於海中，利有十倍。其人質直，市無二價。穀食常賤，國用富饒。鄰國使到其界首者，乘驛詣王都，至則給以金錢。其王常欲通使於漢，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，故遮闔不得自達。<sup>[120]</sup>至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<sup>[121]</sup>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、犀角、瑇瑁，始乃一通焉。<sup>[122]</sup>其所表貢，並無珍異，疑傳者過焉。<sup>[123]</sup>

[119] 天竺，指印度。“天竺” [thyen-tiuk]，一般認爲是 Thindu 之對譯。

[120] 據拜占廷史家 Procopius（公元 500—565 年）《哥特戰爭》（IV, 17）記載，有“幾位來自印度的僧侶到達這裏，獲悉 Justinianus 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羅馬人此後不再從波斯人手中購買絲綢，便前來拜見皇帝，許諾說他們可設法弄到絲綢，使羅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，被迫從他們那裏購買絲貨”云云，可與本傳“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”之類記述參看。<sup>53</sup>

[121] “大秦王安敦”，一般認爲應即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第五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（161—180 年在位）。

[122] 《後漢書·桓帝紀》載：延熹九年（166 年）九月“大秦國王遣使奉獻”。知大秦即羅馬帝國與東漢首次通使直至延熹九年纔實現。這說明和帝永元六年（94 年）以後“重譯貢獻”的“海瀕四萬里外”諸國來使中不包括大秦的使者。傳文泛稱“海瀕四萬里外”，沒有提到大秦，其實已經暗示了這一點。但應該指出的是，很可能正是這些來自大秦屬土的貢獻者傳達了有關的資訊，纔促使班超下決心派甘英出使大秦的。甘英西使的主要成果是豐富了漢人關於西方世界的見聞。

[123] 結合以上《後漢書·西南夷列傳》的記載，可知當時漢人對大秦不勝嚮望之情。

或云其國西有弱水<sup>[124]</sup>、流沙<sup>[125]</sup>，近西王母<sup>[126]</sup>所居處，幾於日所入也。《漢書》云，“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，近日所入”；則與今書異矣。<sup>[127]</sup>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，莫有至條支



者也。<sup>[128]</sup>又云：“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，人庶連屬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，<sup>[129]</sup>終無盜賊寇警。而道多猛虎、師子，遮害行旅，不百餘人，齎兵器，輒爲所食”。<sup>[130]</sup>又言：“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”。<sup>[131]</sup>所生奇異玉石諸物，譎怪多不經，故不記云。（卷八八“西域傳”）

<sup>[124]</sup> 弱水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<sup>[125]</sup> 《禹貢·雍州》：“導弱水，至於合黎，餘波入於流沙”。一般認爲所述“弱水”指山丹河、額濟納河，“流沙”指騰格里沙漠。本傳“流沙”因“弱水”而提及，不能確指。

<sup>[126]</sup> 西王母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<sup>[127]</sup> “《漢書》”云云：原以爲條支近日所入，在本傳中則以爲大秦近日所入，是中國人對西方世界了解的範圍不斷擴大的結果。案：本節採自《魏略·西戎傳》，《魏略》應即傳文所謂“今書”。

<sup>[128]</sup> “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”二句：這是承襲《漢書·西域傳》“烏弋山離”條的有關記載，原意祇是說沒有漢使前往條支時經由烏弋山離，並不是說從未有漢使前往條支。<sup>54</sup>

<sup>[129]</sup> 羅馬、安息均有驛傳，設 Serai 供隊商止宿，但並非“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”。一說這些描述大致以漢土制度爲藍本且加以理想化，不可全信。<sup>55</sup>

<sup>[130]</sup> 結合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載，自安息赴大秦的海道與陸道，可概括如下：陸道自安息和犢，經阿蠻，抵斯賓，然後渡底格里斯河（經于羅）或幼發拉底斯河而上，至安谷城，復北行至驢分，西向跨越 Hellespont 海峽，經巴爾幹等（所謂“海北”）地區，到達意大利半島。海道分爲南北：北道至安谷城後，截地中海而西，直達羅馬。南道從于羅渡幼發拉底斯河，至汜復，或從思陶經旦蘭至汜復，復自汜復經賢督、積石抵澤散（亦作烏遲散丹，即埃及亞歷山大），然後西北向乘船過地中海，亦至羅馬。南道以汜復爲樞紐。

<sup>[131]</sup> “飛橋”，指從 Propontis 西向越過架設在 Helespont 海峽上的橋，可至意大利半島。

1.3.2.6 天竺，一名身毒<sup>[132]</sup>，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<sup>[133]</sup>。俗與月氏同，而卑溼暑熱。其國臨大水<sup>[134]</sup>。乘象而戰。其人弱於月氏，脩浮圖道<sup>[135]</sup>，不殺伐，遂以成俗。從月氏、高附國以西，南至西海，東至磐起國<sup>[136]</sup>，皆身毒之地。<sup>[137]</sup>身毒有別城數百，城置長。別國數十，國置王。雖各小異，而俱以身毒爲名，其時皆屬月氏。<sup>[138]</sup>月氏殺其王而置將，令統其人。土出象、犀、瑇瑁<sup>[139]</sup>、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鉛、錫，西與大秦通，有大秦珍物。<sup>56</sup>（卷八八“西域傳”）

<sup>[132]</sup> 身毒，指今印度河流域。“身毒”[sjien-tuk]，一般認爲是梵語 Sindhu 或伊朗語 Hindu 之對譯。

<sup>[133]</sup> “數千里”：此里數承襲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<sup>[134]</sup> 大水，指印度河。

<sup>[135]</sup> “浮圖道”，指佛教，“浮圖”即 Buddha。

<sup>[136]</sup> 磐起國，位於今緬甸。“磐起”[buan-khiə]（《魏略·西戎傳》作“盤越”[buan-hiut]），應爲 Pyū (Prū、Prome) 之對譯。

<sup>[137]</sup> “天竺”即“身毒”雖然主要包括印度河流域，但傳文既稱其地“從月氏、高附國以西，南至西海，東至磐起國”，磐起在今緬甸，則此名另有廣義的用法。

<sup>[138]</sup> “皆屬月氏”：結合前文，知這裏描述的是閻膏珍即位後的形勢。似乎貴霜勢力曾佔有今緬甸的部份地區。

<sup>[139]</sup> 瑇瑁，一說指鷹嘴龜 (Chelonia imbricata) 之殼。<sup>57</sup>

1.3.2.7 論曰：西域風土之載，前古未聞也。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<sup>[140]</sup>，班超奮封侯之志，<sup>[141]</sup>終能立功西遐，羈服外域。……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，臨西海以望大秦，拒玉門、陽關者四萬餘里，靡不周盡焉。（卷八八“西域傳”）

[140] 張騫，西漢使臣，事蹟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和《漢書·張騫李廣利傳》。

[141] 《後漢書·班超列傳》：“超與母隨至洛陽。家貧，常為官傭書以供養。久勞苦，嘗輟業投筆歎曰：‘大丈夫無它志略，猶當效傅介子、張騫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研間乎’？左右皆笑之。超曰：‘小子安知壯士志哉’！其後行詣相者，曰：‘祭酒，布衣諸生耳，而當封侯萬里之外’。超問其狀。相者指曰：‘生燕頤虎頸，飛而食肉，此萬里侯相也’”。

#### (四)《魏略》<sup>[142]</sup>

1.4.1 道從燉煌<sup>[143]</sup>玉門關<sup>[144]</sup>入西域，前有二道，今有三道。從玉門關西出，經婁羌<sup>[145]</sup>轉西，越葱嶺，經縣度，入大月氏<sup>[146]</sup>，為南道。<sup>[147]</sup>

[142] 《魏略》，凡五十卷，三國魏人魚豢撰。書佚，清人王仁俊有輯本一卷。

[143] 燉煌，指敦煌郡，治今敦煌西。

[144] 玉門關，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北。

[145] 婁羌，羌之一種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此條所載婁羌國王治可能在今楚拉克阿幹河流域。<sup>58</sup>

[146] 大月氏，此處所謂“大月氏”並非自伊犁河、楚河流域西遷之大月氏，乃指貴霜帝國。

[147] 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，南道乃出玉門關或陽關，傍南山北行至鄯善國都扞泥城，復自扞泥城西行赴且末以西諸國；本傳卻說在出玉門關後，“經婁羌轉西”。又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婁羌國“去陽關千八百里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”，鄯善國“去陽關千六百里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”，知當時赴鄯善不經過婁羌；且同傳明載婁羌國“不當孔道”。因此，本傳的敘述說明曹魏時南道的取向與兩漢時有所不同。另一種可能便是婁羌的位置發生了變化。因為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說“不當孔道”的婁羌國不過是西域婁羌族之一支，其王稱“去胡來王”。<sup>59</sup>這一支其實在西漢末已經消亡，或者其餘眾聚居之處在曹魏時正當自玉門關往赴鄯善之道。<sup>60</sup>

從玉門關西出，發都護井<sup>[148]</sup>，回三隴沙<sup>[149]</sup>北頭，經居盧倉<sup>[150]</sup>，從沙西井<sup>[151]</sup>轉西北，過龍堆<sup>[152]</sup>，到故樓蘭<sup>[153]</sup>，轉西詣龜茲<sup>[154]</sup>，至葱嶺，為中道。<sup>[155]</sup>

[148] 都護井，一說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卑鞞候井”。<sup>61</sup>“卑鞞”或係土名。

[149] 三隴沙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四引《廣志》：“流沙在玉門關外，南北二千里，東西數百里，有三斷，名曰三隴”。

[150] 居盧倉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作“居盧倉”，位於白龍堆之東、白龍堆與三隴沙之間。<sup>62</sup>“居盧”，一說乃“居盧訾”之略，後者見諸羅布淖爾所出漢簡。<sup>63</sup>

[151] 沙西井，具體位置不詳。

[152] 龍堆，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白龍堆”，指今羅布泊東北雅丹羣。

[153] 樓蘭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樓蘭係西域南道東端綠洲國，後改名鄯善。其王治位於羅布泊西南、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。此處所謂“故樓蘭”位於今羅布泊西北樓蘭古城遺址，亦即《水經注》所見“樓蘭城”。蓋據《水經注·河水二》，“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，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。蓋墜田土所屯，故城禪國名耳。河水又東，注於勃澤”。禪者，取代、轉讓之意。樓蘭國既改名鄯善，城乃禪國名得稱“樓蘭城”。<sup>64</sup>

[154] 龜茲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一般認為其王治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。“龜茲”[khiuə-tziə]，得視為 Gasiani 之對譯。

[155] 本傳所謂“中道”，早在西漢武帝時已經開闢，但在《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中均沒有作為一條通西域的路線記載。傳文強調從玉門關到“故樓蘭”一段路線，似乎表明曹魏時今樓蘭古

城遺址一帶的重要性超過前代，這顯然是因為該處成了西域長史的治所。<sup>65</sup>

從玉門關西北出，經橫坑<sup>[156]</sup>，辟三隴沙及龍堆，出五船<sup>[157]</sup>北，到車師<sup>[158]</sup>界戊己校尉<sup>[159]</sup>所治高昌<sup>[160]</sup>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，為新道。<sup>[161]</sup>（卷三〇“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”裴注引）

[156] 橫坑，具體位置不詳。

[157] 五船，具體位置不詳。一說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伊吾”，<sup>66</sup>似有未安。

[158] 車師，指車師前國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王治交河城，一般認為故址在今吐魯番縣西雅爾湖（Yār-Khoto，亦作雅爾和圖或招哈和屯）。

[159] 戊己校尉，西域職官名稱。據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，“元帝初元元年（前 48 年）置。有丞、司馬各一人，候五人，秩比六百石”。既有丞比六百石，校尉應為比二千石。置校尉主要是為了屯田車師前王庭即交河城。戊己校尉本為屯田而設，其前身即屯田校尉；因此，“戊己”一號必與屯田有關。之所以改“屯田”為“戊己”，顯然意在厭勝，校尉以屯田攘匈奴、安西域，故名“戊己”。<sup>67</sup>曹魏置戊己校尉在黃初三年二月之後。據本傳，可知曹魏戊己校尉所治為車師界高昌，首任戊己校尉為張恭。

[160] 高昌，其前身當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高昌壁”，故址當位於今高昌古城。

[161] 新道，一般認為便是《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載“北道”。這固然不錯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的“北道”並不完全等於“新道”。“北道”其實包括了本傳所載“中道”和“新道”兩者。“新道”之“新”僅在於銜接玉門關與“北道”的一段路線。在《漢書·西域傳》的編者看來，徐普雖有新關，與“北道”幹線無涉，故傳文序仍稱“出西域有兩道”。本傳編者不明此理，才有“前有二道，今有三道”之說。

1.4.2.1 自是（疏勒<sup>[162]</sup>）以西，大宛<sup>[163]</sup>、安息<sup>[164]</sup>、條支<sup>[165]</sup>、烏弋<sup>[166]</sup>。烏弋一名排特<sup>[167]</sup>，此四國次在西，本國也，無增損。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，今其實在東。<sup>[168]</sup>前世又謬以為疆於安息，今更役屬之，號為安息西界。<sup>[169]</sup>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，今弱水在大秦西。<sup>[170]</sup>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，近日所入，<sup>[171]</sup>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。（卷三〇“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”裴注引）

[162] 疏勒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其王治故址一般認為在今喀什附近。

[163] 大宛，位於近費爾幹那地區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[164] 安息，指帕提亞朝波斯王國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[165] 條支，指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本傳主要指曾為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統治的地區。

[166] “烏弋”，應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烏弋山離”之略稱。

[167] “一名排特”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作“時改名排（持）[特]”，案：應從本傳。蓋“排特”[bui-dək] 便是 Prothasia 之略譯，無所謂“改名”。

[168] “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”：傳世文獻中未見類似記載，不知本傳作者何所指而云然。

[169] “前世又謬以為疆於安息”三句：安息建國之初，經常受到條枝即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的威脅，直至 Mithridates 一世即位後纔日益強盛起來。換言之，條枝確曾一度強於安息，前世所傳並非盡謬。條枝役屬安息是張騫時代的事。張騫以後六十餘年，條枝便亡於羅馬，自然也就談不上役屬安息了。因此，所謂“今更役屬之”，應該是張騫時代所獲得的消息，不能看作魚豢時代的實況。本傳所載西域事情多屬東漢時代者，有關條枝、黎軒和大秦的部份亦然，故有不少被范曄採入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，但似乎還有東漢以前者，如上引三句便是。又，前引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“後役屬條支”句，著一“後”字，顯然是受此處“前世又謬以為疆於安息，今更役屬之”兩句的影響。至於條枝“號為安息西界”，無疑始於役屬安息之時。應該指出，既然是“號為”西界，就不能認為是真正的西界，更不能據此求

條枝於安息西部疆界之內。故此處“西界”簡直可讀作“西蕃”，它表達了張騫時代條枝與安息關係的實質，即條枝役屬安息，安息以條枝為蕃國。後來，條枝雖亡於羅馬，但中亞特別是安息人很可能依舊沿用“安息西界”來稱呼故條枝國之地。故本傳中的“安息西界”，可以說是條枝的代名詞。

[170] 《漢書·西域傳》稱：“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”。

[171] 《漢書·西域傳》稱：“自條支乘水西行，可百餘日，近日所入云”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《漢書》云，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，近日所入”。“近日所入”處以及弱水之西移，說明漢人有關西方地理視野的不斷擴大。

1.4.2.2 大秦國一號犁靽<sup>[172]</sup>，在安息、條支西大海之西，<sup>[173]</sup>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，直截海西，遇風利二月到，風遲或一歲，無風或三歲。<sup>[174]</sup>其國在海西，故俗謂之海西。<sup>[175]</sup>有河出其國，西又有大海<sup>[176]</sup>。海西有遲散城，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，<sup>[177]</sup>西南又渡一河，乘船一日乃過。西南又渡一河，一日乃過。<sup>[178]</sup>凡有大都三。<sup>[179]</sup>

[172] “犁靽”，應即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見“黎靽”、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犁靽”、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犁鞞”，均係[A]lexan[dria]（埃及的亞歷山大城）的縮譯。但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和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黎靽”和“犁靽”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本傳中的“犁鞞”和“犁靽”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。<sup>68</sup>

[173] “在安息、條支西大海之西”，乃指羅馬帝國本土位於安息、條枝（Syria）的西方，亦即“大海”即地中海的西部。

[174] “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”至“無風或三歲”數句，指從敘利亞的 Antiochia 城，乘船橫截地中海西航，可至大秦即羅馬帝國本土——意大利半島。案：所謂“安息界安谷城”應為“安息西界安谷城”。如前所述，“安息西界”在本傳中用作“條枝”的代名詞。又，“安谷”[an-kok]一名，無疑是 Antiochia 的縮譯。前文“條枝”也是 Antiochia 的縮譯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載甘英抵條枝，臨海欲渡，聞“安息西界”船人之言：“海水廣大，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，若遇遲風，亦有二歲者，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”；與本傳載安谷城赴大秦日程，如出一轍，知“安谷”、“條枝”同在一地。

[175] “其國在海西”二句，指羅馬帝國本土在地中海西部，故亦稱為“海西”國。

[176] “有河出其國，西又有大海”；河指意大利半島上的 Tiber 河；海指意大利半島以西的第勒尼安海。

[177] “海西有遲散城”，應讀作“海西國有遲散城”。“遲散”與下文“烏丹”、“烏遲散”均係“烏遲散丹”之奪誤。下文“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”句，元郝經《續後漢書》卷八十注所引作“經烏丹遲散城”，可見四字本連寫，原應作“烏遲散丹”，乃涉上“烏丹城”、“遲散城”而致誤，可乙正。“烏遲散丹”[a-diei-san-tan]即 Alexandria 的全譯。“從國下直北至烏〔遲散〕丹城”，是指從大秦國的最南端，北行可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。

[178] “西南又渡一河，乘船一日乃過。西南又渡一河，一日乃過”四句涉下文衍。

[179] “凡有大都三”句，疑上有奪文。“大都三”或指羅馬帝國的三個最大的都會：意大利的羅馬、敘利亞的安條克和埃及的亞歷山大。

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，復直西行之海西，<sup>[180]</sup>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<sup>[181]</sup>，渡一河，<sup>[182]</sup>乘船一日乃過。周迴繞海，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<sup>[183]</sup>。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，東西南北數千里。<sup>[184]</sup>

[180] “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，復直西行之海西”二句，指從敘利亞的 Antiochia 取陸道北行，可至“海北”即地中海北部：小亞、巴爾幹等地，更西行可達“海西”即大秦本土。

[181] “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〔丹〕城”句，復、經二字衍；乃指自 Antiochia 沿地中海海岸南行，可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。

[182] “渡一河”，河指尼羅河。“周迴繞海”，指亞歷山大城位於尼羅河三角洲上，突出於海中。

[183] “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”，指從敘利亞的 Antiochia 取海道抵亞歷山大，共需六日。“國”指大秦屬國，即下文所謂“別枝封小國”，此處指“澤散國”。前文明載自安谷城至大秦，速則二月，遲或三歲，非六日可到，故知“國”非指大秦國。

[184] “國有小城邑”二句，說明所謂大秦國乃指羅馬帝國全境，而不是帝國的局部。

其王治濱側河海，以石爲城郭。其土地有松、柏、槐、梓、竹、葦、楊柳、梧桐<sup>[185]</sup>、百草。民俗，田種五穀，畜乘有馬、騾、驢、駱駝。桑蠶。<sup>[186]</sup>俗多奇幻，口中出火，自縛自解，<sup>[187]</sup>跳十二丸巧妙。<sup>[188]</sup>其國無常主，國中有災異，輒更立賢人以爲王，而生放其故王，王亦不敢怨。<sup>[189]</sup>其俗人長大平正，似中國人而胡服，自云本中國一別也。<sup>[190]</sup>常欲通使於中國，而安息圖其利，不能得過。<sup>[191]</sup>其俗能胡書。其制度，公私宮室爲重屋，旌旗擊鼓，白蓋小車，郵驛亭置如中國。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，<sup>[192]</sup>人民相屬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<sup>[193]</sup>，終無盜賊。但有猛虎、獅子爲害，行道不羣則不得過。<sup>[194]</sup>其國置小王數十，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，有官曹文書。王有五宮，一宮間相去十里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，至日暮一宿，明日復至一宮，五日一周。置三十六將，每議事，一將不至則不議也。<sup>[195]</sup>王出行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，有白言者，受其辭投囊中，還宮乃省爲決理。<sup>[196]</sup>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。<sup>[197]</sup>作弓矢。

[185] “松、柏、槐、梓、竹、葦、楊柳、梧桐”，一說這些植物，皆中國本土之靈草神木，尤其是槐、梓、竹、梧桐，未必當時大秦國實有，傳文強調大秦國有這些植物，可能是當時中國人將大秦理想化的結果。<sup>69</sup>

[186] “桑蠶”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有類似描述。

[187] 《史記索隱》卷一二三引本傳作：“犁靳多奇幻，口中吹火，自縛自解”。“犁靳”當爲“犁軒”之訛。

[188] “俗多奇幻”云云，此即《後漢書·西南夷傳》所載大秦“幻人”。眩人或幻人應來自黎軒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。<sup>70</sup>

[189] “其國無常主”云云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有類似描述。

[190] “其俗”云云，可知時人認爲羅馬帝國“有類中國”，纔稱之爲大秦的。蓋“秦”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。《漢書·匈奴傳上》：“衛律爲單于謀，穿井築城，治樓以藏穀，與秦人守之”。顏注：“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，今其子孫尚號秦人”。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引顧炎武云：“顏說非也。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，猶後世言漢人耳”。又，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匈奴縛馬前後足，置城下，馳言：秦人，我白若馬”。顏注：“謂中國人爲秦人，習故言也”。又，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：“貳師……聞宛城中新得秦人，知穿井”。《漢書·李廣利傳》“秦人”作“漢人”。皆可爲證。果然，“大秦”應爲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，漢人似乎不太可能用前朝的國號來指稱西域的一個大國。

[191] “常欲通使於中國”云云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有類似描述。

[192] “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”，指從安息經條枝取陸道北行，可至“海北”即地中海北部，更西行可達大秦本土。

[193] “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”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有類似描述。

[194] “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”至“行道不羣則不得過”一段可據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的有關文字釐定爲“從安息陸道繞海北到其國，人民相屬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，終無盜賊寇警。但有猛虎、獅子，爲害行旅，不百餘人，齎兵器，輒爲所食”。

[195] “王有五宮”云云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有類似描述。

[196] “王出行”云云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有類似描述。

[197] 一說“水晶作宮柱”亦誇飾所致。<sup>71</sup>

其別枝封小國，曰澤散王<sup>[198]</sup>，曰驢分王<sup>[199]</sup>，曰且蘭王<sup>[200]</sup>，曰賢督王<sup>[201]</sup>，曰汜復王<sup>[202]</sup>，曰于羅王<sup>[203]</sup>，其餘小王國甚多，不能一一詳之也。

[196] “澤散” [deak-san]，可視作 Alexandria 之縮譯，亦指埃及的 Alexandria。

[199] “驢分” [lia-piuən]，乃 Propontis 之略譯。

[200] “且蘭” 乃 “旦蘭” [dan-lan] 之訛，“旦蘭” 乃 Palmyra 之古名 Tadmor 之 Tadmora 對譯。

[201] “賢督” [hyen-sjiuk]，乃耶魯撒冷（Jerusalem）的古稱 Hierosōlyma 之對譯。

[202] “汜復” [ziə-biuk]，Damascus 的對譯。

[203] “于羅” [hiua-la]，Hatra 的對譯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國出細絳<sup>[204]</sup>。作金銀錢，金錢一當銀錢十。有織成細布，言用水羊毳，名曰海西布<sup>[205]</sup>。此國六畜皆出水<sup>[206]</sup>，或云非獨用羊毛也。亦用木皮或野繭絲<sup>[207]</sup>作。織成<sup>[208]</sup>、氍毹<sup>[209]</sup>、毼毼<sup>[210]</sup>、罽帳<sup>[211]</sup>之屬皆好，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<sup>[212]</sup>所作也。又常利得中國絲，解以為胡綾，故數與安息<sup>[213]</sup>諸國交市於海中。海水苦不可食，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。山出九色次玉石<sup>[214]</sup>，一曰青，二曰赤，三曰黃，四曰白，五曰黑，六曰綠，七曰紫，八曰紅，九曰紺。今伊吾<sup>[215]</sup>山中有九色石，即其類。陽嘉三年時，疎勒王臣槃<sup>[216]</sup>獻海西<sup>[217]</sup>青石、金帶各一。<sup>[218]</sup>又今《西域舊圖》<sup>[219]</sup>云：罽賓、條支諸國出奇石，即次玉石也。大秦多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鉛、錫、神龜<sup>[220]</sup>、白馬、朱鬣<sup>[221]</sup>、駭雞犀<sup>[222]</sup>、瑇瑁<sup>[223]</sup>、玄熊<sup>[224]</sup>、赤螭<sup>[225]</sup>、辟毒鼠<sup>[226]</sup>、大貝<sup>[227]</sup>、車渠<sup>[228]</sup>、瑪瑙<sup>[229]</sup>、南金<sup>[230]</sup>、翠爵<sup>[231]</sup>、羽翮、象牙<sup>[232]</sup>、符采玉<sup>[233]</sup>、明月珠<sup>[234]</sup>、夜光珠<sup>[235]</sup>、真白珠、虎珀<sup>[236]</sup>、珊瑚、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<sup>[237]</sup>、璆琳<sup>[238]</sup>、琅玕<sup>[239]</sup>、水精<sup>[240]</sup>、玫瑰<sup>[241]</sup>、雄黃<sup>[242]</sup>、雌黃<sup>[243]</sup>、碧<sup>[244]</sup>、五色玉、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、五色毼毼、五色九色首下毼毼<sup>[245]</sup>、金縷繡<sup>[246]</sup>、雜色綾、金塗布<sup>[247]</sup>、緋持布<sup>[248]</sup>、發陸布<sup>[249]</sup>、緋持渠布<sup>[250]</sup>、火浣布<sup>[251]</sup>、阿羅得布<sup>[252]</sup>、巴則布<sup>[253]</sup>、度代布<sup>[254]</sup>、溫宿布<sup>[255]</sup>、五色桃布<sup>[256]</sup>、絳地<sup>[257]</sup>金織帳、五色斗帳<sup>[258]</sup>、一微木<sup>[259]</sup>、二蘇合<sup>[260]</sup>、狄提<sup>[261]</sup>、迷迷<sup>[262]</sup>、兜納<sup>[263]</sup>、白附子<sup>[264]</sup>、薰陸<sup>[265]</sup>、鬱金<sup>[266]</sup>、芸膠<sup>[267]</sup>、薰草木十二種香<sup>[268]</sup>。

[204] 絳，細葛布。<sup>72</sup>

[205] 水羊毳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206] “六畜皆出水”，或疑文字有訛，一說“水”字下應有“中”字。<sup>73</sup>案：六畜皆出自水中也許是由水羊聯想所致。

[207] 野繭絲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208] 織成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209] 氍毹，指毛毯。“氍毹”的語源尚未能確定。<sup>74</sup>

[210] 毼毼：一說“毼毼”可能是中古波斯語 tāpetān 的對譯。<sup>75</sup>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李注：“《埤蒼》曰：毛席也。《釋名》曰：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，登以上牀也”。

[211] 罽帳，指毛織帳篷。

[212] 海東諸國，指地中海東岸條支、安息諸國。

[213] “安息”二字下應據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補“天竺”二字。

[214] 次玉石，玉石之次者。

[215] 伊吾，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伊吾盧”。

[216] 疎勒王臣槃，事蹟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217] 海西，指大秦國。

[218] 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二九引《魏略》作“疎勒王獻大秦赤石帶”。

[219] 《西域舊圖》，不見載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已佚。

[220] 神龜，指龜或龜甲。一說大秦國產神龜的記錄未必真實，是大秦被當時中國人理想化的結果。<sup>76</sup>

- [221] 《魏書·西域傳》“大秦條”作“白馬朱鬣”。一說“朱鬣”亦應與“白馬”連讀，意指有朱鬣之白馬。<sup>77</sup>
- [222] 駭雞犀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223] 瑇瑁，一說即鷹嘴龜（*Chelonia imbricata*）之殼。<sup>78</sup>
- [224] 玄熊即黑熊。
- [225] 赤螭，一說可能是某類爬蟲。<sup>79</sup>一說螭為龍之一種，乃漢人想像中的靈物，大秦不可能出產自不待言，本傳稱大秦多赤螭是當時人將大秦理想化的結果。<sup>80</sup>
- [226] 辟毒鼠，一說可能指白鼬或黃鼠狼，亦即《新唐書·西域傳上》所見貞觀十六年（642年）罽賓國所獻褥特鼠：“喙尖尾赤，能食蛇，螫者嗅且尿，瘡即愈”。<sup>81</sup>
- [227] 大貝，一說指大海貝、海螺或蛤。<sup>82</sup>
- [228] 車渠，學名為 *Tridacna gigas*。<sup>83</sup>車渠原產地為印度，佛家視為七寶之一。此處視為大秦特產，可能有誤。
- [229] 瑪瑙，玉髓之一種。<sup>84</sup>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四引曹丕“馬瑙勒賦序”：“馬瑙，玉屬也。出自西域，文理交錯，有似馬腦，故其方人因以名之”。
- [230] “南金”，昔以此指稱南方產銅。《詩·魯頌·泮水》：“元龜象齒，大賂南金”。毛傳：“南謂荆揚也”。鄭箋：“荆揚之州，貢金三品”。孔疏：“金即銅也”。此處或借指大秦所產精銅。
- [231] “翠爵”，一說應與下文“羽翮”聯讀。“翠爵羽翮”，非翠鳥之羽毛，乃指如翡翠一類的珍寶。<sup>85</sup>
- [232] 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載桓帝延熹九年，“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”。<sup>86</sup>
- [233] 符采玉，玉之有橫文者。《文選》卷四載左思“蜀都賦”：“符采彪炳”。注：“符采，玉之橫文也”。
- [234] 明月珠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235] 夜光珠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夜光璧”。
- [236] 虎珀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虎魄”。
- [237] 琉璃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238] 璆琳，一說即流離，亦即璧流離。<sup>87</sup>
- [239] 琅玕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240] 水精，即石英（*crystal*）。<sup>88</sup>
- [241] 玫瑰，應即雲母。<sup>89</sup>
- [242] 雄黃，*realgar*。<sup>90</sup>
- [243] 雌黃，*auripigmentum*。<sup>91</sup>
- [244] 碧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青碧”。
- [245] “首下毳毼”，可能指毛織圍巾之類。
- [246] 金縷繡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刺金縷繡”。下文“金織帳”亦同類織品。
- [247] 金塗布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黃金塗”。
- [248] 緋持布，烏弋山離所產。“緋持”，應作“排特”；本傳：“烏弋，一名排特”。
- [249] 發陸布，*Propontis* 所產。“發陸”[*piuat-liuk*]，似即 *Propontis* 之對譯。*Propontis* 在本傳中又稱作“驢分”。譯稱不同，蓋資料來源有異。
- [250] 緋持渠布，亦指烏弋山離所產。“排特渠”[*buai-dək-gia*]，可能是 *Prophthasia* 較為完整的譯稱，被誤為二種。
- [251] 火浣布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三少帝紀》：景初三年（239年），“西域重譯獻火浣布”。裴注：“文帝以為火性酷烈，無含生之氣，著之《典論》，明其不然之事，絕智者之聽。及明帝立，詔三公曰：‘先帝昔著《典論》，不朽之格言，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，與石經並，以永示來世’。至是，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，於是刊滅此論，而天下笑之”。
- [252] 阿羅得布，埃及亞歷山大城所產。“阿羅得”[*a-lai-tək*]，即 *Alexandria* 之略譯。*Alexandria* 指埃及亞歷山大城，是當時大秦即羅馬帝國的三大都會之一。此城在本傳中又被記作“澤散”、“遲散”、“烏丹”或“烏遲散”。
- [253] 巴則布，*Damascus* 所產。“巴則”[*pea-tsiək*]，即 *Damascus* 之略譯。在本傳中 *Damascus* 又被稱作“汜

復”。

[254] 度代布，Tadmora 所產。“度代” [dāk-dək]，即 Palmyra 的古名 Tadmor 或 Tadmora 的對譯。在本傳中 Tadmora 又被稱作“旦蘭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〇引作“鹿代”。

[255] 溫宿布，Antiochia 所產。此處“溫宿”，顯然不可能是本傳所載西域中道的綠洲小國溫宿。“溫宿布”或當從一本作“溫色布”。<sup>92</sup>“溫色” [uən-shiək]，似乎可以看作 Antiochia 之略譯。在本傳中 Antiochia 又被稱作“安谷”，亦即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傳條支國都城所在，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屬羅馬，是當時大秦國三大都會之一。

[256] 桃布，無考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〇作“枕布”，或是。

[257] “絳地”，《三國志·魏書·東夷傳》載景初二年十二月魏帝報倭女王詔書有曰：“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、絳地縹栗罽十張、蒨絳五十四、紺青五十四，答汝所獻貢直”。“絳地交龍錦”，裴注以爲“地應爲緋，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緋是也。此字不體，非魏朝之失，則傳寫者誤也”。案：“絳地”似指質地或底子爲絳色。<sup>93</sup>

[258] 斗帳，形如覆斗，故稱。

[259] 微木，無考。

[260] 蘇合，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261] 狄提，香料名，具體所指不明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（卷一二）：“西方曰狄鞮”。“狄提”或即“狄鞮”，藉指來自西域之香料。《玉臺新詠》卷一載張衡《同聲歌》：“灑掃清枕席，鞮芬以狄香”。

[262] “迷迷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作“迷送”，引《廣志》曰：“迷送出西海中”。性狀見同卷所引魏文帝《迷送賦》和陳班《迷送香賦》。“迷送”一作“迷迭”。<sup>94</sup>一般認爲應作“迷迭”，指 *Rosmarinus officinalis*，唇形科植物，主要產於地中海。春夏開淺藍色或白色小花，葉芳香，針形。

[263] 兜納，《廣志》云“出西海剽國諸山”（《本草綱目·草之三》引自李珣《海藥本草》）。案：“兜納”似即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所見“艾納”，形似而訛。蓋同卷引《廣志》“艾納出剽國”；又引《樂府歌》與迷送連稱：“行胡從何來？列國持何來？五味香，迷送艾納及都梁”。

[264] 白附子，一說是一種麻風樹（*Iatropa janipha*）的塊莖。<sup>95</sup>

[265] 薰陸，即乳香（*Boswellia thurifera*）。

[266] 鬱金，據以下《梁書·海南諸國傳》所引性狀，或爲百合科郁金香（*Tulipa gesneriana*）。

[267] 芸膠，應即芸香（*Ruta graveolens*），《說文解字·一篇下》“艸部”：“芸，草也；似苜蓿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引《廣志》曰“芸膠有安息膠，有黑膠”。

[268] “十二種香”，“二”字疑衍，蓋香凡十種。

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，又循海而南，與交趾七郡<sup>[269]</sup>外夷比，又有水道通益州<sup>[270]</sup>、永昌<sup>[271]</sup>，故永昌出異物。前世但論有水道，不知有陸道，今其略如此。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。（卷三〇“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”裴注引）

[269] 交趾七郡，即交州七郡：南海（治今廣東廣州）、蒼梧（治今廣西梧州）、鬱林（治今桂平市西）、合浦（治今廣西浦北西南）、交趾（治今河內西北）、九真（治今清化西北）、日南（治今越南平治天省廣治河與甘露河河流處）。

[270] 益州，郡名，治今雲南晉寧東。

[271] 永昌，郡名，治今雲南保山東北。

1.4.2.3 自葱領西，此國最大，置諸小王甚多，故錄其屬大者矣。<sup>[272]</sup>

[272] “自葱領西，此國最大”云云，說明傳文所載大秦國乃指以羅馬爲中心的羅馬帝國全土，非其屬土。



澤散王屬大秦，<sup>[273]</sup>其治在海中央，北至驢分，水行半歲，風疾時一月到，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，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。驢分王屬大秦，<sup>[274]</sup>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。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，飛橋長二百三十里<sup>[275]</sup>，渡海道西南行，繞海直西行。且蘭王屬大秦。<sup>[276]</sup>從思陶國<sup>[277]</sup>直南渡河，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。道出河南，乃西行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。南道會汜復，乃西南之賢督國。且蘭、汜復直南，乃有積石<sup>[278]</sup>，積石南乃有大海，出珊瑚、真珠。且蘭、汜復、斯賓<sup>[279]</sup>、阿蠻<sup>[280]</sup>北有一山，東西行。大秦、海西東各有一山，皆南北行。<sup>[281]</sup>賢督王屬大秦，<sup>[282]</sup>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。汜復王屬大秦，<sup>[283]</sup>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。于羅屬大秦，<sup>[284]</sup>其治在汜復東北，渡河<sup>[285]</sup>，從于羅東北又渡河，斯羅東北又渡河。<sup>[286]</sup>斯羅國屬安息<sup>[287]</sup>，與大秦接也。大秦西有海水，<sup>[288]</sup>海水西有河水，河水西南行有大山，西有赤水，赤水西有白玉山，白玉山有西王母<sup>[289]</sup>，西王母西有脩流沙。流沙西有大夏國、堅沙國<sup>[290]</sup>、屬繇國<sup>[291]</sup>、月氏國，四國西有黑水，所傳聞西之極矣。（卷三〇“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”裴注引）

<sup>[273]</sup> 澤散王屬大秦：澤散即埃及的亞歷山大，屬大秦始自前 30 年。

<sup>[274]</sup> 驢分王屬大秦：前 190 年，小亞歸羅馬，驢分即 Propontis 地區屬大秦當自此時始。

<sup>[275]</sup> “飛橋長二百三十里”：指從 Propontis 西向越過架設在 Helespont 海峽上的橋，可至意大利半島。橋長“二百三十里”，恐係傳聞之誤。

<sup>[276]</sup> 且蘭王屬大秦：且蘭（且蘭）即 Palmyra，屬大秦可能早在一世紀初。羅馬帝國於公元 17 年頒佈的法令中已有關於這座城市稅收的內容。

<sup>[277]</sup> “思陶”[sə-du]，應即 Sittake 的對譯。

<sup>[278]</sup> 積石，指阿拉比亞北部、Hamad 以西的重要交通樞紐 Petra，Petra（希臘語 Πέτρα）。Πέτρα 意為巖石，“積石”是其義譯。

<sup>[279]</sup> “斯賓”[sie-pien]，為 Ctesiphon 的對譯。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280]</sup> “阿蠻”[a-mean]，為 Ecbatana 的對譯。亦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281]</sup> 大秦、海西東各有一山，指意大利半島的亞平寧山脈和地中海東岸的黎巴嫩山脈，兩山皆南北走向。

<sup>[282]</sup> 賢督王屬大秦：賢督屬大秦始於前 63 年。公元 70 年羅馬鎮壓巴勒斯坦猶太人叛亂時，曾毀滅該城。後來，羅馬於該處重建新城，名 Aelia Capitalina。

<sup>[283]</sup> 汜復王屬大秦：汜復屬大秦始自前 64 年。

<sup>[284]</sup> 于羅屬大秦，于羅（即 Hatra）何時屬羅馬，未見記載；祇知道 Trajan（98—117 年在位）在其末年曾圍攻 Hatra，未克。198 年，Septimius Severus（193—211 年在位）亦曾圍攻該城，同樣徒勞無功。可見 Hatra 是安息與羅馬的必爭之地，也就是說不能排除該地一度屬羅馬的可能性，本傳或可補西史之不足。

<sup>[285]</sup> 河，指幼發拉底斯河，于羅在該河左岸。

<sup>[286]</sup> “從于羅東北又渡河”二句，指從于羅（Hatra）或斯羅（Seleucia）渡底格里斯河均可通往安息。

<sup>[287]</sup> 斯羅國屬安息：本傳又載“于羅屬大秦”；“斯羅國屬安息，與大秦接也”。知在本傳所描述的時代，安息與羅馬勢力範圍的分界線在斯羅與于羅之間。

<sup>[288]</sup> “大秦西有海水”以下或係傳聞，無從深究。

<sup>[289]</sup> 西王母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其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即 Cybele。

<sup>[290]</sup> “堅沙”[kyen-shea]，似乎可以視作“貴霜”之異譯。

<sup>[291]</sup> “屬繇”[zjiuok-jio]，似乎可以視作 Sugda 之對譯，Sugda 曾是貴霜之屬地。本傳並列大夏、月氏、堅沙三者，雖無視時代差，然亦曲折地反映出大夏亡於月氏，月氏又亡於貴霜（堅沙）這一歷史過程。

1.4.3.1 又有奄蔡國<sup>[292]</sup>一名阿蘭<sup>[293]</sup>，皆與康居同俗。西與大秦、東南與康居接。其國多名貂，畜牧逐水草，臨大澤<sup>[294]</sup>，故時羈屬康居，今不屬也。（卷三〇“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”裴注引）

[292] 奄蔡國，鹹海、裏海北部的遊牧部族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[293] “阿蘭” [a-lan]，西史 Alan 之對譯，即傳文所謂“奄蔡國一名阿蘭”。<sup>96</sup>

[294] 此處“大澤”可能指黑海。蓋本傳所描述的奄蔡西與大秦即羅馬帝國相接。也就是說，不妨認為，當時奄蔡人的活動中心已自鹹海、裏海之北遷至黑海之北。

1.4.3.2 短人國<sup>[295]</sup>在康居西北，男女皆長三尺，人衆甚多，去奄蔡諸國甚遠。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，去康居可萬餘里。（卷三〇“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”裴注引）

[295] 短人國，位置不詳。一說短人應即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所見周饒國、同書“大荒南經”和“大荒東經”所見焦僂國（“菌人”）和靖人。“周饒”、“焦僂”，“菌人”、“靖人”和“侏儒”均為同名異譯。有關短人的傳說亦見諸斯特拉波的《地理志》<sup>97</sup>（I, 2-35; XV, 1-57）和普利尼《博物志》<sup>98</sup>（VII, 26），可能經由歐亞草原傳入。<sup>99</sup>

1.4.4 魚豢<sup>[296]</sup>議曰：俗以爲營廷之魚<sup>[297]</sup>不知江海之大，浮游之物<sup>[298]</sup>不知四時之氣，是何也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。余今汜覽外夷大秦諸國，猶尚曠若發蒙矣，況夫鄒衍之所推出<sup>[299]</sup>，《大易》<sup>[300]</sup>、《太玄》<sup>[301]</sup>之所測度乎！（卷三〇“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”裴注引）

[296] 魚豢，《魏略》作者，三國時魏人。撰《魏略》五十卷。書佚，有清人王仁俊輯本一卷。

[297] 營廷之魚，指游泳於淺水中的魚類。

[298] 浮游之物，指生命短促的昆蟲。

[299] “鄒衍之所推出”：指鄒衍的著作。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，有《鄒子》四十九篇、《鄒子終始》五十六篇。鄒衍，齊人，善辯，以談天文、推論宇宙演變著稱。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稱：“鄒衍之術迂大而闕辯”。

[300] 《大易》，指《易經》。

[301] 《太玄》，西漢揚雄撰。《易經》、《太玄經》均以六十四卦測度天下事。

## （五）《晉書》<sup>[302]</sup>

1.5.1 太康五年十二月庚午“林邑<sup>[303]</sup>、大秦<sup>[304]</sup>國各遣使來獻”。（卷三“武帝紀”）

[302] 《晉書》，凡一百三十卷，唐房玄齡撰。

[303] 林邑，國名，故地在今越南中部。

[304] 大秦，指羅馬帝國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1.5.2.1 大秦國，一名犁鞞，<sup>[305]</sup>在西海<sup>[306]</sup>之西，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。有城邑，其城周迴百餘里。屋宇皆以珊瑚爲椽栿，琉璃爲牆壁，水精爲柱礎。<sup>[307]</sup>其王有五宮，其宮相去各十里，每旦於一宮聽事，終而復始。若國有災異，輒更立賢人，放其舊王，被放者亦不敢怨。<sup>[308]</sup>有官曹簿領，而文字習胡，亦有白蓋小車、旌旗之屬，及郵驛制置，一如中州。其人長大，貌類中國人而胡服。<sup>[309]</sup>其土多出金玉寶物、明珠<sup>[310]</sup>、大貝，有夜光璧<sup>[311]</sup>、駭雞犀<sup>[312]</sup>及火浣布<sup>[313]</sup>，又能刺金縷繡<sup>[314]</sup>及織錦縷闌<sup>[315]</sup>。以金銀爲錢，銀錢十當金錢之一。

安息<sup>[316]</sup>、天竺<sup>[317]</sup>人與之交市於海中，其利百倍。鄰國使到者，輒廩以金錢。途經大海，海水鹹苦不可食，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，是以至者稀少。<sup>[318]</sup>

[305] “犁鞞”，應即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所見“黎軒”、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犁靬”、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犁鞞”，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“犁靬”，均係[A]lexan[dria]（埃及的亞歷山大城）的縮譯。但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和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黎軒”和“犁靬”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、《魏略·西戎傳》和本傳中的“犁鞞”和“犁靬”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。

[306] 西海，指地中海。此皆承襲前史。

[307] “珊瑚為柁栴”云云，猶如《魏略·西戎傳》關於大秦國“水晶作宮柱”之類描述，皆誇飾之詞。

[308] “其王有五宮”至“被放者亦不敢怨”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亦有類似描述。

[309] “其人長大”云云，可知當時人認為羅馬人“貌類中國人”，纔稱之為大秦的。蓋“秦”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。“大秦”應為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。

[310] 明珠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明月珠”。

[311] 夜光璧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312] 駭雞犀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313] 火浣布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314] 金縷繡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315] “織錦縷罽”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織成、金縷罽”。

[316] 安息，帕提亞朝波斯，首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[317] 天竺，指以印度河流域為中心的南亞次大陸，首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318] 本節關於大秦國的記述多採《魏略·西戎傳》，未提供新資料。

1.5.2.2 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，入海，船人曰：“海中有思慕之物，往者莫不悲懷。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，可入”。英不能渡。<sup>[319]</sup>武帝太康中，其王遣使貢獻。<sup>[320]</sup>（卷九七“西戎傳”）

[319] 甘英西使大秦，事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[永元]九年（97年），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（地中海）而還”。

[320] 亦載《晉書·武帝紀》。

## （六）《梁書》<sup>[321]</sup>

1.6.1 中天竺國<sup>[322]</sup>……其西與大秦、安息交市海中，多大秦珍物，<sup>[323]</sup>珊瑚<sup>[324]</sup>、琥珀<sup>[325]</sup>、金碧<sup>[326]</sup>、珠璣<sup>[327]</sup>、琅玕<sup>[328]</sup>、鬱金<sup>[329]</sup>、蘇合<sup>[330]</sup>。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，非自然一物也。又云大秦人採蘇合，先笮其汁以為香膏，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，是以展轉來達中國，不大香也。鬱金獨出罽賓國<sup>[331]</sup>，華色正黃而細，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。國人先取以上佛寺，積日香稿，乃糞去之，賈人從寺中徵雇，以轉賣與佗國也。（卷五四“海南諸國傳”）

[321] 《梁書》，凡五十六卷，唐姚思廉撰。

[322] 中天竺國（Madhyadeśa）：指印度中部。將印度劃分為中北西東南五天竺，起源甚古，《往世書》中的“疆域匯編”中就有這種劃分法。<sup>100</sup>

[323] “其西”云云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[324] 大秦出珊瑚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等。

[325] 大秦出琥珀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等。

- [326] 金碧，應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青碧”、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“碧”。
- [327] 珠璣，指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明月珠”、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“夜光珠”之類。
- [328] 琅玕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等。
- [329] 大秦出鬱金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二四亦有類似記載。
- [330] 大秦出蘇合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等。
- [331] 罽賓，一般認為南北朝史籍所見罽賓指克什米爾。

1.6.2 漢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，漢世唯一通焉。<sup>[332]</sup>其國人行賈，往往至扶南<sup>[333]</sup>、日南<sup>[334]</sup>、交趾<sup>[335]</sup>，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。孫權<sup>[336]</sup>黃武五年，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，交趾太守吳邈<sup>[337]</sup>遣送詣權，權問方土謠俗，論具以事對。時諸葛恪討丹陽<sup>[338]</sup>，獲黝、歛短人<sup>[339]</sup>，論見之曰：“大秦希見此人”。權以男女各十人，差吏會稽<sup>[340]</sup>劉咸送論，咸於道物故，論乃徑還本國。（卷五四“海南諸國傳”）

- [332] 安敦事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333] 扶南，國名，故地在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、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。
- [334] 日南，郡名，治今越南平治天省廣治河與甘露河河流處。
- [335] 交趾，郡名，治今河內西北。
- [336] 孫權（182—252年），三國時吳國的創建者，229—252年在位。
- [337] 吳邈，事蹟不詳。
- [338] “諸葛恪討丹陽”：諸葛恪（203—253年），三國時吳國大臣，《三國志·吳書》卷六四有傳。“討丹陽”，指嘉禾三年（234年）八月，恪以丹楊太守討山越事。“丹楊”即丹陽，郡名，屬揚州。
- [339] 黝、歛短人，黝（即“黠”）、歛均縣名，屬於丹陽郡。
- [340] 會稽，郡名，治今浙江紹興。

### （七）《魏書》<sup>[341]</sup>

1.7 大秦國<sup>[342]</sup>，一名黎軒<sup>[343]</sup>，都安都城<sup>[344]</sup>。從條支西渡海曲<sup>[345]</sup>一萬里<sup>[346]</sup>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<sup>[347]</sup>。其海傍出，猶勃海也，而東西與勃海相望，蓋自然之理。<sup>[348]</sup>地方六千里，居兩海<sup>[349]</sup>之間，其地平正，（人）〔民〕居星布。其王都城分爲五城，各方五里，周六十里。王居中城。城置八臣以主四方，而王城亦置八臣，分主四城。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，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，王自聽之，然後施行。<sup>[350]</sup>王三年一出觀風化，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，當方之臣小則讓責，大則黜退，令其舉賢人以代之。<sup>[351]</sup>其人端正長大，衣服車旗擬儀中國，故外域謂之大秦。<sup>[352]</sup>其土宜五穀桑麻，人務蠶田<sup>[353]</sup>，多璆琳<sup>[354]</sup>、琅玕<sup>[355]</sup>、神龜<sup>[356]</sup>、白馬朱鬣<sup>[357]</sup>、明珠<sup>[358]</sup>、夜光璧<sup>[359]</sup>。東南通交趾<sup>[360]</sup>，又水道通益州<sup>[361]</sup>、永昌郡<sup>[362]</sup>，多出異物。大秦西、海水之西有河，河西南流。河西有南、北山，山西有赤水，西有白玉山。玉山西有西王母山，玉爲堂云。<sup>[363]</sup>從安息西界循海曲，亦至大秦，回萬餘里。<sup>[364]</sup>于彼國觀日月星辰，無異中國，而前史<sup>[365]</sup>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，失之遠矣。（卷一〇二“西域傳”）

[341] 《魏書》，凡一百三十卷，北齊魏收撰。《魏書·西域傳》已佚，但本文所引文字可以認為是魏收原文。

[342] 本傳有關大秦國的記載多半抄襲、竄改前史而成。北魏時期，羅馬帝國已經被拜占庭帝國取代，但按之傳文，似乎沒有摻入有關拜占庭的記載。也就是說本傳有關大秦的記載甚至還談不上舊瓶裝新酒。<sup>102</sup>

[343] “一名黎軒”，無非是承襲前史。大秦和黎軒被混爲一談，從根本上說是黎軒即托勒密埃及王國被并

於羅馬帝國的緣故。

- [344] “安都” [an-ta]應是 Antiochia 之對譯，所指似為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安谷城（敘利亞的安條克城）。<sup>103</sup>這是因為敘利亞地區一度是羅馬帝國的屬土，而安條克城又是該地區首府緣故。這和誤以為大秦“一名黎軒”的原因是一樣的。
- [345] 海曲，指地中海形成的海灣。
- [346] “一萬里”：表示自條支國王治渡海曲赴安都城行程。案：傳文既稱大秦都安都城，又稱大秦在條支西一萬里，自相矛盾。
- [347] “三萬九千四百里”：自安都城經條支國王治赴代的行程；亦即安都城去條支國王治 10,000 里，與條支國王治去代 29,400 里之和。
- [348] “其海”，指地中海。條支與大秦分別在地中海東西，隔此海相望。
- [349] 大秦國“居兩海之間”，乃節略《魏略·西戎傳》大秦國“在安息、條支西大海之西，……西又有大海”等敘述而成。
- [350] “其王都城分爲五城”云云，應即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謂“王有五宮”之類。
- [351] “王三年一出觀風化”云云，不過是敷衍《尚書·舜典》“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，庶績咸熙”而成，並非實情。<sup>104</sup>
- [352] “外域謂之大秦”云云，表明在“外域”人心目中羅馬文化堪與漢文化媲美。“端正長大”或係實情，“衣服車旗擬儀中國”則多半是誤傳。<sup>105</sup>
- [353] “其土”云云，所載固然是承襲前史，未必北魏時代所獲資訊，客觀上卻成了正確的記載。蓋地中海地區直至 Justinianus 一世（527—565 年在位）時代纔獲得養蠶的技術。又，“麻”，一說應指亞麻。古代地中海地區以亞麻纖維紡織，與古代中國以大麻纖維紡織者不同。<sup>106</sup>
- [354] 璆琳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355] 琅玕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356] 神龜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357] “白馬朱鬣”<sup>107</sup>，《魏略·西戎傳》作“白馬、朱髦”。
- [358] 明珠，《魏略·西戎傳》作“明月珠”。
- [359] 夜光璧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360] 交趾，郡名，治今河內西北。
- [361] 益州，郡名，治今雲南晉寧東。
- [362] 永昌，郡名，治今雲南保山東北。
- [363] “大秦西、海水之西有河”以下或係傳聞，無從深究。
- [364] “從安息西界循海曲，亦至大秦，回萬餘里”云云，乃承襲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的記載。但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謂“安息西界”乃指敘利亞地區與本傳所謂“安息”不同。
- [365] “前史”，指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自條支乘水西行，可百餘日，近日所入云”。

#### (八)《宋書》<sup>[366]</sup>

1.8 若夫大秦<sup>[367]</sup>、天竺<sup>[368]</sup>，迥出西溟，二漢銜役，特艱斯路，<sup>[369]</sup>而商貨所資，或出交部<sup>[370]</sup>，汎海陵波，因風遠至。又重峻參差，氏眾非一，殊名詭號，種別類殊，山琛水寶，由茲自出，通犀<sup>[371]</sup>翠羽<sup>[372]</sup>之珍，蛇珠<sup>[373]</sup>火布<sup>[374]</sup>之異，千名萬品，並世主之所虛心，故舟舶繼路，商使交屬。（卷九七“夷蠻傳·史臣曰”）

[366] 《宋書》，凡一百卷，梁沈約撰。

[367] 大秦，指羅馬帝國。

[368] 天竺，指印度。

- [369] “二漢”云云，指兩漢時代已與上述地區有往來。
- [370] 交部，指交趾刺史部，轄境相當於近兩廣大部和越南北部、中部，無定治。
- [371] 通犀，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駭雞犀”。
- [372] 翠羽，即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“翠爵羽翮”。
- [373] 蛇珠，即“隋侯之珠”，見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。高誘注曰：“隋侯，漢東之國，姬姓諸侯也。隋侯見大蛇傷斷，以藥傅之。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，因曰隋侯之珠，蓋明月珠也”。此處指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明月珠、夜光珠之類。
- [374] 火布，即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等所見“火浣布”。

## 二

### (一)《漢紀》<sup>[375]</sup>

2.1.1 烏弋國，去長安萬五千三百里。<sup>[376]</sup>出獅子、犀牛。其錢文爲人頭，曼爲騎馬。<sup>[377]</sup>  
(卷一二“孝武皇帝紀”)

[375] 《漢紀》，凡三十卷，東漢荀悅撰。<sup>108</sup>

[376] “萬五千三百里”，今本《漢書·西域傳》作“萬二千二百里”，與其東北鬲賓國去長安里數相同，顯然是錯誤的。《漢紀》所載近是。

[377] “出獅子”以下，本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2.1.2 自烏弋行可百餘日，至條支國，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<sup>[378]</sup>，臨西海。出善幻人。有大鳥，卵如甕。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，西王母所居，亦未嘗見。條支西行可百餘日，近日所[入]處。<sup>[379]</sup>(卷一二“孝武皇帝紀”)

[378] “萬二千三百里”，反而較烏弋去長安里數近三千里，其誤顯而易見。條支在烏弋之西“百餘日”行程，則去長安里數應爲二萬五千三百里。

[379] 本節亦節略《漢書·西域傳》有關記載而成。

### (二)《後漢紀》<sup>[380]</sup>

2.2.1 和帝永元中，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，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，而班勇亦見記其事，或與前史異，然近以審矣。<sup>[381]</sup>(卷一五“孝殤皇帝紀”)

[380] 《後漢紀》，凡三十卷，東晉袁宏撰。<sup>109</sup>

[381] 此節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2.2.2 焉耆治河南城<sup>[382]</sup>，去洛陽八千二百里<sup>[383]</sup>。東南與山離國<sup>[384]</sup>接，其餘危須<sup>[385]</sup>、尉黎<sup>[386]</sup>、龜茲、姑墨<sup>[387]</sup>、溫宿<sup>[388]</sup>、疏勒、休修<sup>[389]</sup>、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<sup>[390]</sup>、安息、大

秦、烏弋、鬲賓<sup>[391]</sup>、莎車<sup>[392]</sup>、于闐<sup>[393]</sup>、且彌<sup>[394]</sup>諸國轉相通。是為西域。（卷一五“孝殤皇帝紀”）

<sup>[382]</sup> 河南城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作“南河城”，應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員渠城”。一般認為故址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（即四十里城，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）。

<sup>[383]</sup> “八千二百里”，本里數以襲自《漢書·西域傳》的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里數為基礎；亦即員渠城去長安 7,330 里，與長安去洛陽約千里之和。“八千二百里”應為“八千三百三十里”之奪訛。這也表明“南河城”應即員渠城。

<sup>[384]</sup> “山離國”，應為“山國”之誤，衍“離”字。

<sup>[385]</sup> 危須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其王治可能位於曲惠古城。

<sup>[386]</sup> 尉黎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其王治可能位於夏渴蘭旦古城，今庫爾勒南約 6 公里處。

<sup>[387]</sup> 姑墨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其王治可能在今阿克蘇附近。

<sup>[388]</sup> 溫宿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其王治一般認為位於今烏什一帶。

<sup>[389]</sup> 休修，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休循”，其王治一般認為在 Alai 高原東部。

<sup>[390]</sup> 大月氏，此處亦指貴霜帝國。

<sup>[391]</sup> 鬲賓，指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。

<sup>[392]</sup> 莎車，西域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其王治一般認為故址在今莎車縣（葉爾羌）附近。

<sup>[393]</sup> 于闐，西域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漢書·西域傳》。其王治位於今和闐附近。

<sup>[394]</sup> 且彌，西域北道綠洲國，首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東且彌。其王治應在博格達山之北。<sup>110</sup>

2.2.3 大月[氏]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<sup>[395]</sup>。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。<sup>[396]</sup>天竺，一名身毒，俗與月氏同。臨大水，西通大秦。從月氏南至西海，東至盤越國，皆身毒地。又有別城數十，置王，而皆總名身毒。[其]俗修浮圖道，不伐殺，弱而畏戰。<sup>[397]</sup>本傳曰：西域[城]郭俗造浮圖，本佛道，故大國之衆內數萬，小國[數]千，而終不相兼并。及內屬之後，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屏守其中，至東京時，作謀滋生，轉相吞滅，習俗不可不慎，所以動之哉。<sup>[398]</sup>（卷一五“孝殤皇帝紀”）

<sup>[395]</sup> “萬六千三百七十里”，自藍氏城經難兜（故址可能在今 Gilgit）、無雷（故址當在小帕米爾）、蒲犁（故址在今塔什庫爾幹）、莎車諸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；亦即藍氏城去難兜國王治四十日行程（4,000 里），難兜國王治去無雷國王治 340 里，無雷國王治去蒲犁國王治 540 里，蒲犁國王治去莎車國王治 540 里（以上三者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），以及莎車國王治去洛陽 10,950 里之和。

<sup>[396]</sup> “東南數千里通天竺”，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這一里數承襲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
<sup>[397]</sup> “天竺”以下至“弱而畏戰”，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398]</sup> “本傳曰”以下將西域城郭諸國“轉相吞滅”歸因於“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屏守其中”，以致移風易俗。今案：此說無據。城郭諸國“轉相吞滅”多發生於周圍大國勢力無力控制西域之際。<sup>111</sup>只有兩漢勢力足以控制南北道時，諸國纔相安無事。

2.2.4 西域之遠者，安息國也，去洛陽二萬五千里。北與康居，南與烏弋山離相接，其地方數[千里]。西至條支，馬行六[十]日。臨海，暑熱卑[濕]，出師子、犀牛、犍牛，孔雀，[大雀]，[大雀]卵大如瓮。與西海接。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百里。自阿蠻西至斯賓國，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，安息西界極[矣]。其南乘海，乃通大秦，或數月歲云。<sup>[399]</sup>（卷一五“孝殤皇帝紀”）

<sup>[399]</sup> 本節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2.2.5 大秦國一名黎軒，在海西。漢使皆自烏弋還，莫能通條支者。<sup>[400]</sup>甘英踰懸度、烏弋山離抵條支，<sup>[401]</sup>臨大海欲渡。人謂英曰：“[海]廣大，水鹹苦不可食。往來者逢善風時，三月而渡；如風遲，則三歲。故入海者皆齋三歲糧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，數有死亡者”。英聞之乃止，具問其土風俗。<sup>[402]</sup>

<sup>[400]</sup> “大秦國一名黎軒”至“莫能通條支者”，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01]</sup> “甘英踰懸度、烏弋山離抵條支”：這是《後漢紀》作者泥於《漢書·西域傳》的記載而作出的推斷。甘英西抵達條支的路線很可能是自龜茲西行至疏勒後踰葱嶺，復經大宛、大月氏至安息都城和犢城。此後歷阿蠻、斯賓、于羅而抵條支。<sup>112</sup>

<sup>[402]</sup> “臨大海欲渡”以下，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大秦地方數千[里]，四百餘城。小國役屬者數[十]。[石]為城郭，[列]置郵亭，皆堊墍之；有松柏、諸木、百草，民俗力田作、種植，樹蠶桑。國[王]髡頭而衣文繡，乘輜駟白蓋[小車]，出入擊鼓，有旌旗旛幟，起宮室，以水精為柱及餘食器。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。王有五宮，各相去十里。平旦至一宮聽事，止宿；明旦復至一宮，五日一遍而復還。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，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，王至宮散省，分理其枉直。各有官曹，又置三十六相，皆會乃議事。王無常人，國中有災異，風[雨]不時，輒放去之，而更求賢人以為王，[受放]者終無怨。<sup>[403]</sup>（卷一五“孝殤皇帝紀”）

<sup>[403]</sup> 本節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多金銀、真珠、珊瑚、琥珀、琉璃、金縷罽繡、雜色綾、塗布，又有細布，或言水羊毛，野蠶繭所作。會諸香煎以為蘇合，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。以金[銀為錢]，銀錢十當金錢一。與天竺、安息交市於海中，其利十倍。其民質直，市無二價。穀食常賤，國內富饒。鄰國使到其界首者，乘驛詣王都，至則廩以金錢。<sup>[404]</sup>

<sup>[404]</sup> 本節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及安帝元初中，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，能變化吐火，自支解，又善跳丸，能跳十丸。其人曰：“我海西人”。則是大秦也，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。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。<sup>[405]</sup>

<sup>[405]</sup> 本節所本同《後漢書·南蠻西南夷傳》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“檀國”即“揮國”。

人皆（羸）長大平正，若中國人，故云外國之大秦，而其國常自言是[中]國一別。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，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，故遮不得令通。及桓帝建初中，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、犀角、瑇瑁，始一通焉。<sup>[406]</sup>

<sup>[406]</sup> 本節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唯“建初”應改作“延熹”，“安都”應作“安敦”。

其長老或傳言“其國西有弱水，近日入所矣”。又云“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[海]西至大[秦]，人相連屬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[置]，終無盜賊驚，而有猛虎、師子遮食行者，



不有百餘人、齎〔兵〕器，輒害之，不得過”。又言“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”。所出奇異玉石諸物，多譎怪不經，故不述云，西南極矣。<sup>[407]</sup>（卷一五“孝殤皇帝紀”）

<sup>[407]</sup> 本節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2.2.6 ……山離還，〔莫有至條支者也〕。<sup>[408]</sup>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，可百餘日行。<sup>[409]</sup>而烏弋山離、罽賓、莎車、于寘<sup>[410]</sup>、寧彌<sup>[411]</sup>諸國相接，遠者去洛陽二萬一千里<sup>[412]</sup>，近者萬餘里<sup>[413]</sup>焉。（卷一五“孝殤皇帝紀”）

<sup>[408]</sup> “山離還”三字，據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，之前似奪“前世漢使皆自烏弋”八字，後可補“莫有至條支者也”七字。

<sup>[409]</sup> “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，可百餘日行”，所本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10]</sup> 于寘，應即“于闐”。

<sup>[411]</sup> 寧彌，即《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扞彌”、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所見“拘彌”。一般認為該國王治故址，在今 Dandān-Uiliq 遺址（策勒縣城北偏東約 90 公里）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稱：扞彌國“今名寧彌”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則稱“拘彌國居寧彌城”，知“寧彌”又是王治之名。案：建武九年（33 年），莎車王賢攻破拘彌國，殺其王，而立其兄康之子為拘彌王。之後，拘彌國長期處於動蕩之中，直至章帝即位之後，才因歸漢而得安寧。更名“寧彌”，或者為此。

<sup>[412]</sup> “二萬一千里”，應指條支去洛陽距離。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烏弋山離去長安為“萬二千二百里”，而自烏弋山離赴條支“百餘日行”即萬里。

<sup>[413]</sup> “萬餘里”指寧彌去洛陽距離。蓋據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扞彌“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”，長安去洛陽為一千九百里。

### （三）《通典》<sup>[414]</sup>

2.3.1 大秦，一名犁靛（靛，居言反。一云<sup>[415]</sup>前漢時犁靛國也。），後漢時始通焉。<sup>[416]</sup>其國在西海之西，亦云海西國。<sup>[417]</sup>其王理安都城<sup>[418]</sup>。宮室皆以水精為柱。<sup>[419]</sup>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，<sup>[420]</sup>去長安蓋四萬里。<sup>[421]</sup>其地平正，人居星布。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，有四百餘城。小國役屬者數十。<sup>[422]</sup>西有大海<sup>[423]</sup>。海西有遲散城<sup>[424]</sup>。王城有官曹簿領，而文字習胡。人皆髦頭，而衣文繡，<sup>[425]</sup>亦有白蓋小車、旌旗之屬。<sup>[426]</sup>及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墩，一如中州。<sup>[427]</sup>地多師子，遮害行旅，不百餘人持兵器，輒為所食。<sup>[428]</sup>其王無常人，皆簡立賢者，有災異及風雨不時，輒廢而更立，受放者無怨。<sup>[429]</sup>其人長大平正，有類中國，故謂之大秦，<sup>[430]</sup>或云本中國人也。<sup>[431]</sup>

<sup>[414]</sup> 《通典》，凡二百卷，唐杜佑撰。《通典》有關大秦的記載多本前史，此處摘錄其中最重要者。

<sup>[415]</sup> “一云”云云：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<sup>[416]</sup> “後漢時始通”，大秦首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據同傳，大秦於桓帝延熹九年首次遣使來朝。

<sup>[417]</sup> “其國在西海之西”兩句：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18]</sup> “王理安都城”，此句乃本《魏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19]</sup> “宮室皆以水精為柱”：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20]</sup> “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”，本《魏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21]</sup> “四萬里”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22]</sup> “其地”云云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
<sup>[423]</sup> “西有大海”，本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- [424] “海西有遲散城”，本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25] “人皆髦頭，而衣文繡”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“髦頭”當從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作“髡頭”，形似致訛。
- [426] “亦有白蓋小車、旌旗之屬”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27] “及十里一亭”云云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28] “地多師子”云云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案：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原文是“道多猛虎、師子”，指循陸路往赴大秦的途中，並非大秦之地多師子。
- [429] “其王無常人”云云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30] “其人長大平正”云云，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31] “或云本中國人也”，本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土有駭雞犀<sup>[432]</sup>（《抱朴子》<sup>[433]</sup>云：“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縵者，以盛米，置羣雞中，欲啄米，至輒驚去，故南人名爲駭雞也”。<sup>[434]</sup>），合會諸香，煎其汁以爲蘇合。土多金、銀、奇寶、夜光璧<sup>[435]</sup>、明月珠<sup>[436]</sup>、琥珀<sup>[437]</sup>、琉璃<sup>[438]</sup>、神龜<sup>[439]</sup>、白馬朱鬣<sup>[440]</sup>、瑋瑁<sup>[441]</sup>、玄熊<sup>[442]</sup>、赤螭<sup>[443]</sup>、辟毒鼠<sup>[444]</sup>、大貝<sup>[445]</sup>、車渠<sup>[446]</sup>、（《廣雅》<sup>[447]</sup>云：“車渠，石，似玉”。）瑪瑙<sup>[448]</sup>。（《廣雅》云：“瑪瑙，石，似玉”。）（藏宗反）出西海，有養者，似狗，多力獷（古猛反）惡。<sup>[449]</sup>北附庸小邑有羊羔，自然生於土中；候其欲萌，築牆院之，恐爲獸所食也；其臍與地連，割之絕則死，擊物驚之，乃驚鳴，遂絕；逐水草，無羣。<sup>[450]</sup>又有木難，出翅鳥，口中結沫，所成碧色珠也，土人珍之。（曹子建詩云：“珊瑚間木難”。）<sup>[451]</sup>有幻人，能額上爲炎燼，手中作江湖，舉足而珠玉自墮，開口則旛旒亂出。<sup>[452]</sup>（前漢武帝時，遣使至安息，安息獻犁靛幻人二，皆蹙眉峭鼻，亂髮拳鬢，長四尺五寸。<sup>[453]</sup>旛音煩。旒，人志反。）有織成細布，言用水羊毛，名曰海西布。<sup>[454]</sup>出細布，作<sup>[455]</sup>、毳<sup>[456]</sup>、罽帳<sup>[457]</sup>之屬，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<sup>[458]</sup>所作也。又常利得中國縑素，解以爲胡綾紺紋，數與安息諸胡<sup>[459]</sup>交市於海中。西南漲海<sup>[460]</sup>中可七八百里，行到珊瑚洲，水底有盤石，珊瑚生其上。大秦人常乘大舶，載鐵網，令水工沒，先入視之，可下網乃下。初生白，而漸漸似苗坼甲。歷一歲許，出網日間，變作黃色，支格交錯，高極三四尺者，圍尺餘。三年色乃赤好。後沒視之，知可採，便以鐵鈔發其根，乃以索繫網，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。還國理截，恣意所作。若失時不舉，便蠹敗。<sup>[461]</sup>

- [432] 駭雞犀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33] 《抱朴子》，內篇二十卷，外篇二十五卷，晉葛洪撰。
- [434] 李注引見《抱朴子內篇·登涉》（卷一七），今本“白理”作“赤理”。
- [435] 夜光璧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36] 明月珠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37] 琥珀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38] 琉璃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39] 神龜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40] 白馬朱鬣，《魏書·西域傳》“大秦條”作“白馬朱鬣”。一說“朱鬣”亦應與“白馬”連讀，意指有朱鬣之白馬。
- [441] 瑋瑁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42] 玄熊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43] 赤螭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44] 辟毒鼠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45] 大貝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46] 車渠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- [447] 《廣雅》，凡三卷，三國魏張揖撰。
- [448] 瑪瑙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49] ，一說即鬻狗。<sup>113</sup>本《爾雅·釋獸》郭注。 ，乃拂菻所產，本傳將大秦與拂菻混為一談，故云。
- [450] 木難，綠此處有關木難出大秦的記載當本沈懷遠《南越志》。<sup>114</sup>
- [451] “北附庸小邑有羊羔”云云，本朱應《異物志》。
- [452] 幻人：大秦有幻人已見《後漢書·西南夷列傳》。
- [453] 安息獻犁軒幻人：《漢書·張騫李廣利傳》載：“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，觀漢廣大，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，天子大說”。“眩人”應即“幻人”。至於本卷所傳大秦幻人之形容“蹙眉峭鼻，亂髮拳鬚，長四尺五寸”之類，出處不詳。
- [454] 織成細布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55] 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56] 毳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57] 罽帳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58] 海東諸國，指地中海東岸條枝、安息諸國。
- [459] “安息諸胡”，據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，知包括天竺在內。
- [460] “漲海”，一說此處可能指紅海。<sup>115</sup>
- [461] 網取珊瑚事，當本鄭遂《洽聞記》。

其王常欲通使於漢，塗經大海，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，是以至者稀。桓帝延熹初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、犀角、瑇瑁，始乃一通焉。其所表貢，並無珍異，疑傳者隱之。<sup>[462]</sup>至晉武帝太康中，其王遣使貢獻。<sup>[463]</sup>

- [462] “其王常欲通使於漢”至“疑傳者隱之”一節：本《後漢書·桓帝紀》和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。
- [463] “晉武帝太康中”以下，本《晉書·武帝紀》和《晉書·西戎傳》。

或云<sup>[464]</sup>其國西有弱水、流沙，近西王母所居處，幾於日所入也。<sup>[465]</sup>（卷一九三）（卷一九三“邊防典·西戎五”）

- [464] “或云”以下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465] 以下原注從略，蓋《外國圖》及有關記載的注釋見下文，杜環《經行記》所述大秦其實是拜占廷。

2.3.2 小人<sup>[466]</sup>，在大秦之南。軀纔三尺，其耕稼之時，懼鶴所食，大秦每衛助之，小人竭其珍以酬報。（卷一九三“邊防典·西戎五”）

- [466] 小人，有關傳說本《括地志》。

2.3.3 軒渠<sup>[467]</sup>，其國多九色鳥<sup>[468]</sup>，青口，綠頸，紫翼，紅膺，紺頂，丹足，碧身，紺背，玄尾。亦名九尾鳥，亦名錦鳳。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，常從弱水西來，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。其國幣貨同三童國也。（卷一九三“邊防典·西戎五”）

- [467] 軒渠，無考。從下文的描述來看，多半是一個傳說中的國家。
- [468] 九色鳥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一五引《漢武內傳》：“西王母曰：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”。似乎涉及西王母與九色鳥的關係。案：這也許有某種西方傳說為基礎，然後比附西王母。<sup>116</sup>

2.3.4 三童<sup>[469]</sup>，在軒渠國西南千里。人皆眼有三睛珠，或有四舌者，能爲一種聲，亦能俱語。常貨多用蕉越犀象。作金幣，率效國王之面，亦效王后之面。若丈夫交易，則用國王之面者。王死則更鑄。<sup>[470]</sup>（以上三國與大秦隣接，故附之。）（卷一九三“邊防典·西戎五”）

[469] 三童，即“三瞳”，亦即“三睛珠”。再加上四舌之類，只能認爲三童也是一個傳說中的國家。

[470] 軒渠、三童兩國不知《通典》取自何書。

2.3.5 澤散，魏時聞焉。<sup>[471]</sup>屬大秦，其理在海中央，北至驢分，水行半歲，風疾時一月到。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。西南詣大秦都，不知里數。<sup>[472]</sup>（卷一九三“邊防九·西戎五”）

[471] 澤散，首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，故云。

[472] 此節本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2.3.6 驢分，魏時聞焉。<sup>[473]</sup>屬大秦，其理去大秦都二千里。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，飛橋長二百三十里，發海道西南，繞海道直西行至焉。<sup>[474]</sup>（卷一九三“邊防九·西戎五”）

[473] 驢分，首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，故云。

[474] 此節本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但“發海道西南”二句，可能是《通典》編者想當然之結果。

### 三

#### （一）《外國傳》<sup>[475]</sup>

3.1.1 康泰《扶南傳》曰：“從迦那調洲<sup>[476]</sup>西南入大灣<sup>[477]</sup>，可七八百里，乃到枝扈黎<sup>[478]</sup>大江口，度江徑西行，極大秦也”。（《水經注》<sup>[479]</sup>卷一“河水”引）<sup>[480]</sup>

[475] 《外國傳》，三國吳人康泰撰。黃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康泰以中郎奉命出使扶南等國，歸國後著此書。<sup>117</sup>書已佚，僅於《水經注》等可見斷簡殘篇。

[476] 迦那調洲，在今緬甸西南沿岸。“迦那調”即 Kanadvīpa 之對譯。

[477] 大灣，指今孟加拉灣。

[478] 枝扈黎大江：“枝”乃“拔”字之訛，“枝扈黎”即“拔扈利”（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正義引《括地志》），Bhagirathi 之對音，恒河之別稱。

[479] 《水經注》，凡四十卷，北魏酈道元著。

[480] 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七〇引作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“從加那調州，乘大伯舶，張七帆，時風一月餘日，乃入（大秦）大秦國也”。案：《吳時外國傳》應即《扶南傳》。“加那調州”應即“迦那調洲”。

3.1.2 《吳時外國傳》<sup>[478]</sup>云：“大秦國人皆着袴褶絡帶”。（《北堂書鈔》<sup>[479]</sup>卷一二九引）<sup>[480]</sup>

[478] 《吳時外國傳》，《外國傳》之別稱。

[479] 《北堂書鈔》，凡一百七十三卷，唐虞世南輯。

[480] 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九六引《吳時外國傳》，作：“大秦國皆着袴褶絡帶”。

3.1.3 康泰《外國傳》云：“外國稱天下有三衆：中國為人衆，[大]秦為寶衆，月氏<sup>[481]</sup>為馬衆也”。<sup>[482]</sup>（《史記正義·大宛列傳》<sup>[483]</sup>引）<sup>[484]</sup>

[481] 月氏，此處當指貴霜帝國。

[482] 這是印度人的天下四分法最早見諸中國載籍者。康泰雖將天下一分為三，但這是站在某外國立場上說的，即所謂“外國稱”，這個外國無疑就是“象衆”的印度，故康氏所傳其實也是將天下一分為四。<sup>118</sup>

[483] 《史記正義》，唐張守節著。

[484] 《史記索隱·大宛列傳》引“《外國傳》”文字略同，作：“外國稱天下有三衆：中國人衆，大秦寶衆，月氏馬衆”。

3.1.4 康氏《外國傳》云：“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[礎]，及五色水精為壁。<sup>[485]</sup>人民多巧，能化銀為金。國土市買皆金銀錢”。（《史記正義·大宛列傳》引）<sup>[486]</sup>

[485] 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、《魏略·西戎傳》有類似記載。

[486] 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六七引作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“大秦國以水精為瓦”。又，《格致鏡原》卷二〇引作《吳外國傳》曰：“大秦國王宮殿水晶為瓦”。

3.1.5.1 《吳時外國志》曰：“大秦有棗榛胡桃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<sup>[487]</sup>卷九七一引）

[487] 《太平御覽》，凡一千卷，宋李昉等輯。

3.1.5.2 《吳時外國志》曰：“大秦國有蓮藕雜菓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七五引）

3.1.6 《吳時（魏）[外]國傳》曰：“大秦國、天竺國皆金縷織成<sup>[488]</sup>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六引）

[488] 織成，大秦國有織成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## （二）《扶南異物志》<sup>[489]</sup>

3.2.1 宋膺<sup>[490]</sup>《異物志》云：“[大]秦之北附庸小邑，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，候其欲萌，築牆繞之，恐獸所食。其臍與地連，割絕則死。擊物驚之，乃驚鳴，臍遂絕，則逐水草為羣”。<sup>[491]</sup>（《括地志》引，見《史記正義·大宛列傳》）<sup>[492]</sup>

[489] 《扶南異物志》：凡一卷，朱應撰，《隋書·經籍二》有著錄。案：《異物志》的出現，似乎與西漢武帝時開始的朝廷對於“致殊俗”的重視有關。“殊俗”無疑包括所謂“四夷”和屬國的方物，“致殊俗”的重要內容便是使四夷或屬國貢獻方物。方物入貢是四夷歸附的象徵，有利於粉飾太平。這在某種程度上滋長了社會好異物的風氣。所謂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。《異物志》主要出在南方，則和東漢以來中土人士對於大秦的不勝向往有關。大秦被向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“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”。《魏略·西戎傳》於此不吝篇幅。東漢和帝永元九年（97年），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從陸路出使大秦，未果。這

在當時必定是朝野一致惋惜之事。而據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，東漢和大秦的交通最終是通過海路實現的。《魏略·西戎傳》既稱，“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，又循海而南，與交趾七郡外夷比，又有水道通益州、永昌，故永昌出異物”，可知由於大秦與“交趾七郡外夷”有密切的交往，永昌也連帶成了“出異物”的地方。

[490] “宋膺”，一般認為應為“朱應”之訛。康泰出使扶南等國時，朱應曾奉交州刺史呂岱之命隨行。

[491] 關於這則記載究竟基於西方何種傳說，迄今未能找到比較確切的答案。<sup>119</sup>

[492] 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三九引《異物志》作：“有大秦國，北有羊子，生於土中。秦人候其欲萌，為垣以遶之。其臍連地，不可以刀截，擊鼓驚之而絕。因跳鳴食草，以一二百口為群”。

3.2.2 宋膺《異物志》云：“大秦金二枚，[觀之]皆大如瓜，植之滋息無極，（觀之）如用，則真金也<sup>[493]</sup>”。（《括地志》引，見《史記正義·大宛列傳》）

[493] “觀之如用則真金也”似應為“觀之如瓜，用則真金也”。案：這可能是有關大秦眩術的描述。

### （三）《南州異物志》

3.3.1 萬震《南州志》<sup>[494]</sup>云：大月氏<sup>[495]</sup>“在天竺北可七千里，地高燥而遠。國王稱‘天子’<sup>[496]</sup>，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，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。人民赤白色<sup>[497]</sup>，便習弓馬<sup>[498]</sup>。土地所出，及奇瑋珍物，被服鮮好，天竺不及也”。（《史記正義·大宛列傳》引）

[494] 《南州異物志》，凡一卷，三國吳丹楊太守萬震撰，《隋書·經籍二》有著錄。

[495] 大月氏，此處指貴霜帝國。

[496] “國王稱‘天子’”：如 Kujula Kadphise（丘就卻）錢幣上有稱號曰：devaputra。

[497] “人民赤白色”，這是有關貴霜人體貌特徵的寶貴記載。

[498] “便習弓馬”，貴霜與塞種有淵源，塞種係游牧部族，其人“便習弓馬”。

3.3.2 萬震《南州志》云：“[大秦]大家屋舍，以珊瑚為柱，琉璃為牆壁<sup>[499]</sup>，水精為礎烏”<sup>[500]</sup>。（《史記正義·大宛列傳》引）

[499] 《初學記·牆壁第一》卷二四引作《南州異物志》：“大秦國以瑠璃為牆”。案：《魏略·西戎傳》有類似記載。

[500] 《太平御覽》卷一八八引《南州異物志》曰：“大秦國以水精為烏”。案：《魏略·西戎傳》有類似記載。

3.3.3 《異物志》云：“大秦國以野蠶絲織成氍毹，以羣獸五色毛雜之，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，千奇萬變，惟意所作。上有鸚鵡，遠望軒軒若飛”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三四引）<sup>[501]</sup>

[501] 《北堂書鈔》另本稱引自《魏略》，文字略異，作“大秦國以野繭織成氍毹，非獨以羊毛為織，具以五色毛六七寸中，屈采相次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，千奇萬變。唯意所作，上有鸚鵡，遠望軒軒若飛”。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〇八引《南州異物志》作：“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鳥獸草木人物雲氣，作鸚鵡，遠望軒若飛也”。

3.3.4 《南州異物志》曰：“珊瑚生大秦國。有洲在漲海<sup>[502]</sup>中。距其國七八百里，名珊瑚樹洲。底有盤石。水深二十餘丈。珊瑚生於石上，初生白，軟弱似菌。國人乘大船、載鐵

網先沒在水下，一年便生網目中。其色尚黃，枝柯交錯，高三四尺。大者圍尺餘。三年色赤，便以鐵鈔發其根，繫鐵網於船，絞車舉網，還，栽鑿恣意所作。若過時不鑿，便枯索蟲蠱。其大者輸之王府，細者賣之”。（《世說新語·汰侈第三〇》<sup>[503]</sup>（卷下）劉孝標注引）<sup>[504]</sup>

<sup>[502]</sup> 漲海，一說可能指紅海。<sup>120</sup>

<sup>[503]</sup> [宋]法雲編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三（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四）和[宋]重顯頌古、克勤評唱《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》卷七（《大正大藏經》卷四八）引分別作《外國傳》和《外國雜傳》文，文字稍簡。

<sup>[504]</sup> 《世說新語》，凡三卷，劉宋劉義慶撰，有梁劉孝標注。

3.3.5 《南州異物志》：“扈利國<sup>[505]</sup>，古奴（斯）調<sup>[506]</sup>西南入大灣中，七八百里，有大江，源出崑崙，西北流，東南注大海。自江口西行，距大秦國萬餘里。乘大舶載五六百人，張七帆。時風一月乃到大秦國”。<sup>[507]</sup>（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卷下引<sup>[21]</sup>）

<sup>[505]</sup> 扈利國，一般認為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（Hugli）河口。

<sup>[506]</sup> “古奴斯調”，衍“斯”字。“古奴調”應即康泰《扶南傳》所見“迦那調”。

<sup>[507]</sup> 大江，應即《扶南傳》所見枝扈黎大江

3.3.6 《南方異物志》<sup>[508]</sup>：“薰陸<sup>[509]</sup>出大秦。在海邊自有大樹，生於沙中。盛夏，樹膠流出沙上，狀如桃膠。夷人採取之，賣與買人”。（《證類本草》<sup>[510]</sup>卷一二引）<sup>[511]</sup>

<sup>[508]</sup> 《南方異物志》疑係《南州異物志》之訛。

<sup>[509]</sup> 薰陸，即乳香（*Boswellia thurifera*）。<sup>122</sup>

<sup>[510]</sup> 《證類本草》，凡三十卷，宋唐慎微撰。

<sup>[511]</sup> 掌禹錫《嘉祐補注神農本草》引《南方異物志》作：“薰陸出大秦國，在海邊有大樹，枝葉正如古松，生於沙中。盛夏，木膠流出沙上，狀如桃膠。夷人採取，賣與商賈，無買則自食之”。（見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四）

#### （四）《涼州異物志》

3.4 《涼州異物志》<sup>[512]</sup>曰：“大秦之國，斷首去軀，操兩刀屠人”。<sup>[513]</sup>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八引）

<sup>[512]</sup> 《涼州異物志》，一卷，撰人不詳，一般認為東晉時人。《隋書·經籍二》有著錄。案：此條涉大秦，似乎已經越出“涼州”範圍，“涼州”有可能是“南州”之訛。<sup>123</sup>

<sup>[513]</sup> 此亦有關大秦眩術之描述。

### (一)《三秦記》<sup>[514]</sup>

4.1 “燉煌西盡大秦，隔海。心無憂、遇善風，不經二十日得渡。心憂，數年不得渡。(皆)[諺]<sup>[515]</sup>曰：心無憂患，不經二旬；心若憂患，遠離三春。<sup>[516]</sup>士人賢直，男女皆長一丈、端正。國主，風雨不和，則讓賢而治之”。<sup>[517]</sup>(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七七引)

<sup>[514]</sup> 《三秦記》，題辛氏撰，一般認為是漢人。書已佚，輯本見張澍《二酉堂叢書》。案：是書既涉大秦，作者最早也是東漢人。

<sup>[515]</sup> 此據《太平御覽》卷四六九引改。

<sup>[516]</sup> 此本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關於甘英西使的記載。

<sup>[517]</sup> 類似記述亦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### (二)《廣州記》<sup>[518]</sup>

4.2.1 波斯白礬<sup>[519]</sup>，《廣州記》云：“出(犬)[大]秦國。其色白而瑩淨，內有棘針紋”。(《證類本草》卷三引)

<sup>[518]</sup> 《廣州記》，晉裴淵、顧微有同名著作。此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。

<sup>[519]</sup> 白礬，即明礬(alum)。<sup>124</sup>

4.2.2 《廣州記》云：“[蕪荑<sup>[520]</sup>]生大秦國，是波斯蕪荑也”。(《證類本草》卷一三注引)

<sup>[520]</sup> 蕪荑，即 stinking elm (*Ulmaceae macrocarpa*)。<sup>125</sup>

### (三)《南越志》<sup>[521]</sup>

4.3 《南越志》曰：“木難，金翅鳥口結沫所成，碧色珠也。大秦土人珍之”。<sup>[522]</sup>(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九引))

<sup>[521]</sup> 《南越志》，凡八卷，劉宋沈懷遠撰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書凡八卷。<sup>126</sup>

<sup>[522]</sup> “木難”，梵語 *mārakata* (摩羅伽陀) 之略譯。<sup>127</sup> 金翅鳥之傳說見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三：“摩羅伽陀：《大論》云：此珠金翅鳥口邊出，綠色，能辟一切毒”。<sup>128</sup>

## 五

### (一)《奇布賦》<sup>[523]</sup>



5.1 晉殷巨《奇布賦》曰：“惟泰康二年，安南將軍、廣州牧、騰侯<sup>[524]</sup>作鎮南方，余時承乏，忝備下僚。俄而大秦國奉獻琛，來經于州。<sup>[525]</sup>衆寶既麗，火布<sup>[526]</sup>尤奇，乃作賦曰：‘伊荒服<sup>[527]</sup>之外國，逮大秦以為名，仰皇風而悅化，超重譯而來庭，貢方物之綺麗，亦受氣於妙靈，美斯布之出類，稟太陽之純精，越常品乎意外，獨詭異而特生……’。（《藝文類聚》<sup>[528]</sup>卷八五引）

<sup>[523]</sup> 《奇布賦》，殷巨撰。三國吳偏將軍，吳亡後臣晉，為蒼梧太守。（見《三國志·吳書·顧雍傳》裴注引《文士傳》）

<sup>[524]</sup> 騰侯：“騰”當作“滕”。滕侯指滕脩，《晉書》卷五七有傳。

<sup>[525]</sup> 泰康二年（281年），大秦來獻未見明確記載。《晉書·武帝紀》僅載是年有“東夷五國朝獻”，而大秦在《晉書》入“西戎傳”。

<sup>[526]</sup> 火布，即火浣布。火浣布出大秦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<sup>[527]</sup> 荒服，見《尚書·禹貢》。此處指極遠之國。

<sup>[528]</sup> 《藝文類聚》，凡一百卷，唐歐陽詢撰。

## （二）《南方草木狀》<sup>[529]</sup>

5.2.1 “耶悉茗花<sup>[530]</sup>、末利花<sup>[531]</sup>，皆胡人自西國<sup>[532]</sup>移植於南海。南人憐其芳香，競植之。陸賈《南越行紀》<sup>[533]</sup>曰：‘南越之境，五穀無味，百花不香。此二花特芳香者，緣自胡國移至，不隨水土而變，與夫橘北為枳異矣’。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”。（卷上）

<sup>[529]</sup> 《南方草木狀》，凡三卷，一般認為是書託名西晉稽含，實係南宋人所編，不過保存了若干有關嶺南植物的古記錄。<sup>129</sup>

<sup>[530]</sup> 耶悉茗花，應即 *jasminum officinale*。“耶悉茗”，波斯語 *yāsmīn* 或阿拉伯語 *yasmin* 之對音。<sup>130</sup>

<sup>[531]</sup> 末利花，應即 *Jasminum sambac*。

<sup>[532]</sup> 西國，按下文似指大秦。

<sup>[533]</sup> 陸賈，西漢楚人，高祖十一年（前196年）曾出使南越（時據有今湖南、兩廣及越南北部）。陸賈果有《行紀》傳世，且提及上述兩花，與大秦無關。

5.2.2: “薰陸香<sup>[534]</sup>，出大秦。在海邊有大樹，枝葉正如古松，生於沙中。盛夏，樹膠流出沙上，方採之”。（卷中）

<sup>[534]</sup> 薰陸香，薰陸出大秦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5.2.3 “指甲花<sup>[535]</sup>，其樹高五六尺，枝條柔弱，葉如嫩榆，與耶悉茗、末利花皆雪白而香，不相上下，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於南海。而此花極繁細，纔如半米粒許，彼人多折置襟袖間，蓋資其芬馥爾。一名散沫花<sup>[536]</sup>”。（卷中）

<sup>[535]</sup> 指甲花，即 *henna (Lawsonia inermis)*，其花瓣可染指甲。<sup>131</sup>

<sup>[536]</sup> 散沫花，一說“散沫”應是阿拉伯語 *zanbaq* 之對譯，指茉莉花。<sup>132</sup>

5.2.4 “蜜香紙，以蜜香樹<sup>[537]</sup>皮、葉作之。微褐色，有紋如魚子，極香而堅韌，水漬之不潰爛。泰康五年，大秦獻三萬幅，<sup>[523]</sup>嘗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<sup>[538]</sup>，令寫所撰《春秋釋例》<sup>[539]</sup>及《經傳集解》<sup>[540]</sup>以進，未至而預卒，詔賜其家，令上之”。（卷中）

<sup>[537]</sup> 蜜香樹，一般認為即沉香木（*Aquilaria agallocha*）。<sup>133</sup>一說所謂蜜香紙實無其物，乃傳本編者依據段公路《北戶錄》卷三等所載香皮紙之類記載改竄而成。<sup>134</sup>

<sup>[538]</sup> 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：太康五年（284年）十二月，“林邑、大秦國各遣使來獻”。案：大秦獻蜜香紙頗有懷疑者。<sup>135</sup>

<sup>[539]</sup> 杜預（222—285年），西晉大臣，以鎮南大將軍滅吳，以功進爵當陽縣侯。《晉書》卷三四有傳。

<sup>[540]</sup> 《春秋釋例》，凡十五卷，已佚，有清人輯本。

<sup>[541]</sup> 《經傳集解》，全稱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》，凡三十卷。

5.2.5 “抱木<sup>[542]</sup>生於水松之旁，若寄生然。極柔弱，不勝刀鋸。乘濕時，剝而為履，易如削瓜。既乾，則韌不可理也。……出扶南、大秦諸國。泰康六年，扶南貢百雙〔抱木履〕。<sup>[543]</sup>帝深歎異，然哂其制作之陋。但置諸外府，以備方物而已”。（卷中）

<sup>[542]</sup> 抱木，指水松的呼吸根。水松的呼吸根生於水松之旁，好像寄生一樣，故云。<sup>136</sup>

<sup>[543]</sup> 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：泰康六年（285年），“夏四月，扶南等十國來獻”。

5.2.6 “枸橼子<sup>[544]</sup>，形如瓜，皮似橙而金色，胡人重之。極芬香，肉甚厚，白如蘆葍<sup>[545]</sup>……。泰康五年，大秦貢十缶。<sup>[546]</sup>帝以三缶賜王愷<sup>[547]</sup>，助其珍味，夸示於石崇<sup>[548]</sup>”。（卷下）

<sup>[544]</sup> 枸橼子，即香櫞、枸櫞（citron）。<sup>137</sup>

<sup>[545]</sup> 蘆葍，蘿蔔。

<sup>[546]</sup> 泰康五年大秦來獻見《晉書·武帝紀》。

<sup>[547]</sup> 王愷（生卒年不詳），西晉外戚，《晉書》卷九三有傳。

<sup>[548]</sup> 石崇（249—300年），西晉大臣，以奢侈著稱，《晉書》卷三三有傳。

5.2.7 “篔簹竹<sup>[549]</sup>，皮薄而空多，大者徑不過二寸，皮羸澀，以鏑犀象，利勝於鐵。出大秦”。（卷下）

<sup>[549]</sup> 篔簹竹，又名百葉竹。或以為指 horsetail（木賊屬植物）。<sup>138</sup>

### （三）《廣志》<sup>[550]</sup>

5.3.1 《廣志》曰：“瑠璃<sup>[551]</sup>，出黃支<sup>[552]</sup>、斯調<sup>[553]</sup>、大秦、日南<sup>[554]</sup>諸國”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四引）

<sup>[550]</sup> 《廣志》，凡二卷，郭義恭撰。《隋書·經籍三》有著錄。書已佚，輯本見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。郭氏生平事蹟不詳，據推測生活在北魏前期，但書中輯錄的資料可能早至晉代。<sup>139</sup>

<sup>[551]</sup> 瑠璃出大秦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<sup>[552]</sup> 黃支，一般認為即今印度南部的 Conjevaram。

[553] 斯調，一般認為即今斯里蘭卡。

[554] 日南，郡名，治今越南中部。

5.3.2 《廣志》曰：“車渠<sup>[555]</sup>，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”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四引）

[555] 車渠出大秦，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5.3.3 《廣志》曰：“大秦國以青水精為屋”。<sup>[556]</sup>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一八一引）

[556] 類似記載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5.3.4 《廣志》曰：“水精<sup>[557]</sup>出大秦、黃支國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八引）

[557] 水精出大秦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5.3.5 《廣志》曰：“蘇合，出大秦。或云蘇合國人採之，釜其汁以為香膏，賣滓與賈客。或云：合諸香草煎為蘇合。非自然一種也”。<sup>[558]</sup>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引）

[558] 類似記載亦見《梁書·海南諸國傳》。

5.3.6 《廣志》曰：“寄六<sup>[559]</sup>，出交州。又大秦海邊人採與賈人，易穀。若無賈人，取食之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引）

[559] “寄六”，應即“薰六”。薰陸出大秦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5.3.7 《廣志》曰：“迷迭出西海中”。<sup>[560]</sup>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引）

[560] 迷迭，大秦出迷迭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“西海”即大秦所臨地中海。

5.3.8 《廣志》云：“兜納<sup>[561]</sup>香，出西海<sup>[562]</sup>、剌國<sup>[563]</sup>諸山”。（《本草綱目》<sup>[564]</sup>卷一四引）

[561] 兜納，大秦出兜納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[562] “西海”即大秦所臨地中海。

[563] 剌國，當為“剌國”之訛。剌國，亦作驃國，在今緬甸。

[564] 《本草綱目》，凡五十二卷，明李時珍撰。

## 六

（一）《括地志》<sup>[565]</sup>

6.1 “小人國<sup>[566]</sup>在大秦南，人纔三尺。其耕稼之時，懼鶴所食，大秦衛助之。即焦僥國，其人穴居也”。<sup>[567]</sup>（《史記索隱·大宛列傳》<sup>[568]</sup>引）

<sup>[565]</sup> 《括地志》，唐李泰（618—652年）撰，凡五百五十卷。書已佚，有賀次君輯校本。<sup>140</sup>

<sup>[566]</sup> 小人國，或者便是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“短人”。

<sup>[567]</sup> 《史記正義·孔子世家》引此則略作“焦僥國在大秦國南”。

<sup>[568]</sup> 《史記索隱》，凡一百三十卷，唐司馬貞撰。

## （二）《洽聞記》<sup>[569]</sup>

6.2 又 綵<sup>[570]</sup>國，海去都城二千里。有飛橋，渡海而西，至且蘭國。自且蘭有積石，積石南有大海<sup>[571]</sup>。海中珊瑚生於水底。大船載鐵網下海中，初生之時，漸漸似菌。經一年，挺出網目間，變作黃色，支格交錯。小者三尺，大者丈餘。三年色青。以鐵鈔發其根，於舶上為絞車，舉鐵網而出之。故名其所為珊瑚洲。久而不採，卻蠹爛糜朽。<sup>[572]</sup>（《太平廣記》<sup>[573]</sup>卷四〇三引）

<sup>[569]</sup> 《洽聞記》，唐鄭常（？—787年）撰。常，大曆中詩人。書已佚，據《唐書·藝文志》，凡一卷。本書一題鄭遂撰，疑誤。<sup>141</sup>

<sup>[570]</sup> 綵，一般認為指拜占廷。案：《唐會要》卷九九以及兩唐書拂菻傳均稱“拂菻一名大秦”，故在記述拂菻時抄錄前史所見大秦事情。

<sup>[571]</sup> “海去都城二千里”至“積石南有大海”，節略《魏略·西戎傳》文字。

<sup>[572]</sup> 類似記載亦見萬震《南州異物志》。

<sup>[573]</sup> 《太平廣記》，凡五百卷，宋李昉等輯。

## （三）《北戶錄》<sup>[574]</sup>

6.3 拂菻國<sup>[575]</sup>，有羊羔生於土中。其國人候其欲萌，乃築墻以院之，防外獸所食。然其臍與地連，割之則死，唯人著甲走馬、擊鼓駭之，其羔驚鳴而臍絕，便逐水草。<sup>[576]</sup>（卷一）<sup>142</sup>

<sup>[574]</sup> 《北戶錄》，凡三卷，唐末段公路撰。<sup>143</sup>

<sup>[575]</sup> 拂菻，即 綵。

<sup>[576]</sup> 土羊傳說，已見朱應《異物志》。

### (一)《神異經》<sup>[577]</sup>

7.1 “西海<sup>[578]</sup>之外有鵠國<sup>[579]</sup>焉，男女皆長七寸。為人自然有禮，好經（編）[論]<sup>[580]</sup>跪拜。其人皆壽三百歲，行如飛，日行千里。百物不敢犯之。唯畏海鵠，過輒吞之，亦壽三百歲。此人在鵠腹中不死，而鵠亦一舉千里”。<sup>144</sup>

<sup>[577]</sup> 《神異經》，凡一卷，題東方朔撰。《隋書·經籍二》有著錄。一說作者雖非東方朔，但可以認為是西漢末作品。<sup>145</sup>

<sup>[578]</sup> 西海，最早見於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和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有時指裏海，有時指地中海。《神異經》果作於西漢末，則所言“西海”應為其中之一。

<sup>[579]</sup> 鵠國：有關鵠國的短人可能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出同出一源。又，如果結合後來《突厥本末記》的記載：“自突厥北行一月，有短人國。長者不踰三尺，亦有二尺者。頭少毛，髮若羊胞之狀。突厥呼為羊胞頭。其傍無它種類相侵。無寇盜，但有大鳥，高七、八尺，恒伺短人，啄而食之。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”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九六引），則鵠國所臨“西海”更可能是裏海。也許由於大秦國亦臨“西海”，鵠國被認為在大秦國附近。

<sup>[580]</sup> 據《藝文類聚》卷九十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七八引改。

### (二)《洞冥記》<sup>[581]</sup>

7.2 “元封<sup>[582]</sup>三年，大秦國貢花蹄牛。其色駁，高六尺，尾環遶其身，角端有肉，蹄如蓮花，善走多力。帝使輦銅石，以起望仙宮。跡在石上，皆如花形，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，長十丈，高三丈，立於望仙宮，因名龍鍾石。武帝末，此石自陷入地，惟尾出土上，今人謂龍尾墩也”。（卷二）<sup>146</sup>

<sup>[581]</sup> 《洞冥記》，又稱《漢武洞冥記》等，凡四卷，東漢郭憲撰。《隋書·經籍二》有著錄。<sup>147</sup>

<sup>[582]</sup> 元封（前 110—105 年），西漢武帝年號。案：後漢時中國始知西方有大秦國，“貢花蹄牛”云云，不過傳說。

### (三)張華《博物志》<sup>[583]</sup>

7.3 “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。西海之濱有小崑崙，高萬仞，方八百里。東海廣漫，未聞有渡者”。<sup>[584]</sup>（卷一）<sup>148</sup>

<sup>[583]</sup> 《博物志》，凡十卷，西晉張華（232—300 年）撰。《晉書》卷三六有傳。<sup>149</sup>

<sup>[584]</sup> 這則記載是揉合了張騫西使、漢使溯河源至崑崙（見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）和東漢以來關於大秦的記載（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）等而成。

### (四)《玄中記》<sup>[585]</sup>

7.4.1 《玄中記》曰：“珊瑚<sup>[586]</sup>出大秦西海中，生水中石上。初生白，一年黃，三年赤，四年蟲食敗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七引）

[585] 《玄中記》，又稱《郭氏玄中記》、《元中記》等，凡一卷，晉郭璞撰。原書已佚，輯本見清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。<sup>150</sup>

[586] 珊瑚出大秦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7.4.2 《玄中記》曰：“大秦國有五色頗黎<sup>[587]</sup>，紅色最貴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八引）

[587] 頗黎即琉璃出大秦，已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7.4.3 《玄中記》曰：“木難<sup>[588]</sup>出於大秦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九引）

[588] 木難出大秦，有關記載當以《玄中記》最早。

7.4.4.1 《玄中記》曰：“金剛<sup>[589]</sup>出天竺、大秦國，一名削玉刀，削玉如鐵刀削。大者長尺許，小者如稻米，欲刻玉時，當作大金環著手指間，以割玉刀內環中以刻玉”。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三引）<sup>[590]</sup>

[589] 金剛，即鑽石。<sup>151</sup>

[590] 《本草綱目》卷一〇引作：“大秦國出金剛，一名刻玉刀。大者長尺許，小者如稻黍，着環中可以刻玉。觀此，則金剛有甚大者，番僧以充佛牙是也”。

7.4.4.2 《玄中記》曰“天竺、大秦國出金指環”。<sup>[591]</sup>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三六引）

[591] 此則疑為上一則之異文，“金指環”即“大金環”，詳略不同也。

## （五）《外國圖》<sup>[592]</sup>

7.5.1 《外國圖》：“從隅巨<sup>[593]</sup>北有國名大秦，其種長大，身長五六尺”。（《通典》卷一九三引）<sup>[594]</sup>

[592] 《外國圖》，一般認為係晉人所撰，書佚於宋，輯本有清人《古海國遺書抄》本（《麓山精舍叢書》第二集）。<sup>152</sup>

[593] 隅巨，無考。

[594] 《文獻通考》卷三三九引同，唯“隅巨”作“喞巨”。

7.5.2 《外國圖》曰：“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，猿臂長脅，好騎駱駝”。<sup>[595]</sup>（《法苑珠林》<sup>[596]</sup>卷五引）<sup>153</sup>

[595] 《法苑珠林》，凡一百卷，唐釋道世撰。

[596] 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七七引《外國圖》作：“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，猿臂長脇，好騎駱駝”。

## 八

### (一)《河圖玉版》<sup>[597]</sup>

8.1 《河圖玉版》曰：“從崑崙以北九萬里，得龍伯<sup>[598]</sup>國，人長三十丈，生萬八千歲而死。從崑崙以東，得大秦國，人長十丈。從此以東十萬里，得佻國<sup>[599]</sup>，人長三丈五尺。從此國以東十萬里，得中秦國，人長一丈”。<sup>[600]</sup>（《法苑珠林》卷五引）<sup>154</sup>

<sup>[597]</sup> 《河圖玉版》，《河圖》九篇之一。《隋書·經籍一》有稱“其書出於前漢，有《河圖》九篇”。《河圖》，緯書之一種。一般認為成書於西漢至東漢間。<sup>155</sup>

<sup>[598]</sup> 龍伯，無考。龍伯以及下文“中秦”等或係傳聞之國。案：《魏略·西戎傳》已有關於大秦人“長大”的傳說。

<sup>[599]</sup> 佻國，無考。案：所謂“佻國”或指“臨洮”。蓋張華《博物志》卷二引《河圖玉板》作：“龍伯國人長三十丈，生萬八千歲而死。大秦國人長十丈，中秦國人長一丈，臨洮人長二丈五尺”。佻國“人長三丈五尺”，附會所致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五所引《洪範五行傳》：“秦始皇二十六年，有大人身長五丈。足跡六尺，夷狄皆服。有十二人見於臨洮”；以及同書同卷所謂：“是歲秦初兼六國，喜以為瑞，鑄金人十二以像之。南戍五嶺，北築長城，西徑臨洮，東至遼東。徑數千里。故大人先見於臨洮，明禍亂所起也。後十二年而秦亡”，似可作證。

<sup>[600]</sup> 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七七引《河圖玉板》作：“從崑崙以北九萬里，得龍伯國。人長三十丈，生萬八千歲而死。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，人長十丈。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凋國，人長三丈五尺。從此以東，千里得中秦[國]，人長一丈”。

### (二)《河圖龍文》<sup>[601]</sup>

8.2 《河圖龍文》<sup>[601]</sup>曰：“龍伯國，人長三十丈，以東得大秦國，人長十丈。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，人長三丈五尺。又以東十萬里，得中秦國，人長一丈”。（《初學記》<sup>[602]</sup>卷一九引）

<sup>[601]</sup> 《河圖龍文》，凡一卷，《河圖》九篇之一。《隋書·經籍一》有著錄。

<sup>[602]</sup> 《初學記》，凡三十卷，唐徐堅等撰。

## 九

### 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<sup>[603]</sup>

9.1.1 大秦國在古奴斯調<sup>[604]</sup>西，可四萬餘里<sup>[605]</sup>，地方三萬里<sup>[606]</sup>，最大國也。<sup>[607]</sup>人士煒燁，角巾塞路，風俗如長安人。此國是大道之所出，談虛說妙，脣理絕殊，非中國諸人輩

作。一云妄語也。道士比肩，有上古之風。不畜奴婢，雖天王、王婦猶躬耕籍田，親自拘桑織經，以道使人，人以義觀，不用刑辟、刀刃戮罰。人民溫睦，皆多壽考。水土清涼，不寒不熱，士庶推讓，國無凶人。斯道氣所陶，君子之奧丘，顯罪福之科教，令萬品奉其化也。<sup>[608]</sup>始於大秦國、人宗道以示八遐矣。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。<sup>[609]</sup>

9.1.2 從海濟入大江，七千餘里乃到其國，<sup>[610]</sup>天下珍寶所出，家居皆以珊瑚爲椀櫛，瑠璃爲牆壁，水精爲階祀。<sup>[611]</sup>昔中國人往扶南<sup>[612]</sup>，復從扶南乘船，船入海，欲至古奴國<sup>[613]</sup>，而風轉不得達，乃他去，晝夜帆行不得息，經六十日乃到岸邊，不知何處也。上岸索人而問之，云是大秦國。此商人本非所往處，甚驚恐，恐見執害，乃詐扶南王使，詣大秦王。王見之，大驚，曰：爾海邊極遠，故復有人子。何國人乎？來何爲？扶南使者答曰：臣北海際扶南王使臣，來朝王庭闕，北面奉首矣。又聞王國有奇貨珍寶，并欲請乞玄黃，以光鄙邑也。大秦王曰：子是周國之邊民耶？乃冒洪海二十萬里朝王庭，良辛苦也。向見子至，恐觀我地方風俗之厚薄、觀人事之流味耳。豈悟遠貪難得之貨、開爭競之門戶哉！招玄黃以病耳目、長姦盜以益勤苦耶？何乃輕性命於洪川、蔑一身於大海乎？若夫周立政，但以輕貨爲馳騁者，豈不賤也，豈不弊哉！吾遙觀其化，亂兆已表於六合，姦政已彰於八外矣。然故來請乞，復宜賜以往反。乃付紫金<sup>[614]</sup>、夜光五色玄珠<sup>[615]</sup>、珊瑚<sup>[616]</sup>、神璧<sup>[617]</sup>、白和<sup>[618]</sup>、朴英<sup>[619]</sup>、交頸神玉瓊虎<sup>[620]</sup>、金剛<sup>[621]</sup>諸神珍物以與使者，發遣便去。語之曰：我國固貴尚道德而慢賤此物，重仁義而惡貪賊，愛貞賢而棄淫泆，尊神仙以求靈和，敬清虛以保四氣，眄此輩物斑駁玄黃，如飛鴻之視蟲蟻。子後復以此貨來往者，將競吾淳國傷民耳目。姦爭生於其治，風流由此而弊，當勅關吏不令子得進也。言爲心盟，戒之。使者無言而退也。還四年，乃到扶南。……自云大秦國無所不有，皆好中國物，永無相比方理矣。至於竈炊皆然，薰陸木爲焦，香芳鬱積，國無穢臭，實盛國者也。使既歸，具說本末如此。自是以來無敢往復至大秦者。商旅共相傳如此，遂永絕也。<sup>[622]</sup>……

9.2 又大秦人白易、長大，<sup>[623]</sup>出一丈者形儀嚴整，舉以禮度，止則澄靜，言氣凌雲，交遊蔚挺。而忽見商旅之夫，言無異音、不知經綸，進趨唯食貨賄，大秦王是益賤之，盡言周國之人皆當然也。昔老君以周衰將入化大秦，故號扶南使者爲周人矣。周時四海彌服，扶南皆賓，所以越裳人抱白雉、而獻象牙於周也。今四夷皆呼中國作漢人，呼作晉人者。大秦去中國遼遠，莫相往來，唯當是老君曾爲周史，既入大秦，必稱周國。爾乃號曰周人，不知周國已經百代也矣。<sup>[624]</sup>卷下（3, 11-14）

[603] 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，凡三卷，題東漢長生陰真人傳，收於《道藏·洞神部衆術類》。葛洪《抱朴子內篇》已提及此書，一般認爲是東晉至梁代的著作。<sup>156</sup>

[604] 古奴斯調，已見萬震《南州異物志》。

[605] “可四萬餘里”，此里數乃抄襲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但有欠確切。蓋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僅言：“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，臨西海以望大秦，拒玉門、陽關者四萬餘里”。當時史料並沒有說長安去大秦四萬里。

[606] “地方三萬里”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。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僅載大秦國“地方數千里”。

[607] “最大國”，《魏略·西戎傳》稱大秦：“自葱嶺西，此國最大”。

[608] “人士煒燁”至於“令萬品奉其化也”：刻意美化，藍本便是中土的理想，和《魏略·西戎傳》等如出一轍。

[609] “老君入流沙化胡”：據《魏略·西戎傳》，“老子西出關，過西域之天竺，教胡”。

[610] “從海濟入大江，七千餘里乃到其國”，據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同卷所引《南州異物志》：可知“海濟”應爲“海灣”之訛。而《南州異物志》稱“自江口西行”，去大秦國萬餘里，與此處所述不同。

[611] “天下珍寶所出”云云，類似記載亦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
[612] 扶南，《梁書·海南諸國傳》稱大秦“國人行賈，往往至扶南”。



- [613] “古奴國”，應即前文“古奴斯調國”。
- [614] 紫金，可能是一種含有微量鐵的黃金。<sup>157</sup>
- [615] 玄珠，明珠。
- [616] 珊瑚，大秦出珊瑚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。
- [617] 神璧，或即《魏略·西戎傳》所見“夜光璧”。
- [618] 白和，無考。
- [619] 朴莢，無考。
- [620] 交頸神玉瓊虎，或者是一種玉製工藝品。
- [621] 金剛，大秦出金剛亦見《玄中記》。
- [622] “語之曰”至“遂永絕也”一段，亦理想化大秦，不足深究。
- [623] 大秦人“長大”已見《魏略·西戎傳》等。
- [624] “而忽見”以下無非想當然。蓋前文提及老子化胡，尚屬比喻，至此竟試圖落實，無異捏造。

## 十

### (一)《那先比丘經》<sup>[625]</sup>

10.1.1 王<sup>[626]</sup>問左右邊臣言：“國中道人及人民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”？邊臣白王言：“有有學佛道者，人呼為沙門。其人智慧博達，能與大王共難經道”。今在北方大秦國<sup>[627]</sup>，國名舍竭<sup>[628]</sup>，古王之宮。其國中外安隱，人民皆善；其城四方皆復道行。……<sup>158</sup>（乙種卷上）<sup>[629]</sup>

[625] 《那先比丘經》(Nāgasena-bhikṣu-sūtra)，有甲乙兩本，甲種凡二卷（亦有作一卷或三卷者），乙種凡三卷。譯者佚名，一般認為係東晉人。據研究，現存巴利本《彌蘭王問經》由三部份組成，第一部份為彌蘭王問有七品，加上序語，是該經的原始成份，自梵文漢譯成《那先比丘經》正是這一部份。因逐譯時間較早，增添更換的痕迹較少，保留了原來簡單樸實的面目。<sup>159</sup>

[626] “王”，指希臘印度王 Memander（或 Menandros）。據較可信的說法，該王的治期約為前 155—135 年。<sup>160</sup>一般認為，在彌蘭王的治期，希臘政權的疆域向興都庫什山以南擴展，包括了旁遮普的大部分，一度還可能深入恒河流域，抵達 Madhyadeśa（中國）和 Magadha（摩揭陀）。

[627] “大秦國”，這是《那先比丘經》漢譯者採用的概念，用來指稱希臘人統治區。<sup>161</sup>

[628] 舍竭，一般認為應即 Śākala（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四所見奢羯羅），故地在今錫亞爾科特（Śiālkoṭ）附近。

[629] 《那先比丘經》甲種卷上作：“王問左右邊臣言：‘國中道人及人民，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’？邊臣白言：‘有學佛道者，人呼為沙門。其人智慧妙達，能與王共難經道’。北方大臣，國名沙竭，古王之宮。其國中外安隱，人民皆善。其城四方皆復道行”。<sup>162</sup>經文“北方大臣”云云，意思不明，很可能是“北方大國”甚或“北方大秦國”之奪訛。“沙竭”應即“舍竭”。

10.1.2 那先<sup>[630]</sup>問王：“王本生何國”。王言：“我本生大秦國，國名阿荔散”<sup>[631]</sup>。那先問王：“阿荔散去是間幾里”。王言：“去[是]<sup>[632]</sup>二千由旬<sup>[633]</sup>合八萬里”。<sup>163</sup>（乙種卷下）<sup>[634]</sup>

[630] 那先（Nāgasena），亦意譯為“龍軍”，據巴利語文本，應生活於佛滅後五百年。這就是說，那先和彌

蘭王可能並非同時代人。果然，會晤彌蘭王並與之討論佛教教理者可能另有其人，祇是經文的編撰者假託那先而已。

- [631] “阿荔散”，一般認為乃 *Alasandā* 之漢譯，應指亞歷山大所建 *Alexandria* 城之一。但阿荔散究竟指哪一個 *Alexandria* 則衆說紛紜。一說此應為埃及的 *Alexandria*。<sup>164</sup>今案：埃及之亞歷山大曾是托勒密埃及王國之首都。托勒密埃及王國最早見載於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和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，漢譯名稱為“黎軒” [*lyei-xian*] 或“犁軒” [*lyei-kan*]，兩者均譯自 *Alexandria*。《那先比丘經》果然指稱埃及亞歷山大，祇能是因為在漢譯者所處的時代，埃及已經淪為羅馬帝國屬土的緣故。
- [632] “去二千由旬合八萬里”句，甲種卷下所引“去”後有“是”字，餘同。<sup>165</sup>
- [633] 由旬，*yojanas* 之對譯，按《那先比丘經》，一由旬為四十里。
- [634] 巴利文本《彌蘭王問經》相應部份作：“大王，何處是你出生的城邑？”“尊者，有一鄉村名卡拉西（*Alasanda, Alexandria*）。我出生該處”。“大王，從此去卡拉西村有多遠？”“尊者，兩百由旬”。“大王，從此去迦濕彌羅（*Kashmir*）有多遠？”“尊者，十二由旬”。（“上卷·第七品”，第五：梵天與迦濕彌羅）<sup>166</sup>或據此以為阿荔散應位於 *Panjshir* 和 *Kābul* 河之間，其廢墟在 *Chārikār* 附近。<sup>167</sup>

## （二）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》<sup>[635]</sup>

10.2 將有三惡王：大秦<sup>[636]</sup>在於前，撥羅<sup>[637]</sup>在於後，安息<sup>[638]</sup>在中央”。<sup>168</sup>

- [635] 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（*Sūtra on Buddha's causing the Bhikṣu Kātyāyana to preach the Gāthā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w*），凡一卷，譯者佚名，一般認為係西晉（265—316年）人。
- [636] 大秦，此處指巴克特里亞希臘王國。<sup>169</sup>
- [637] 撥羅，似即波羅（*Vārānasī*），中印度古國，在今貝拿勒斯（*Benares*）。
- [638] 安息，指帕提亞朝波斯。

## （三）《十二遊經》<sup>[639]</sup>

10.3 閻浮提<sup>[640]</sup>中有十六大國<sup>[641]</sup>。八萬四千城。有八國王<sup>[642]</sup>四天子。東有晉天子，人民熾盛。南有天竺國<sup>[643]</sup>天子，土地多名象。西有大秦國<sup>[644]</sup>天子，土地饒金銀璧玉。西北有月支<sup>[645]</sup>天子，土地多好馬。<sup>170</sup>（卷一）<sup>[646]</sup>

- [639] 《十二遊經》（*Dvādaśa-varṣa-viharaṇa-sūtra*），凡一卷，東晉迦留陀伽（*Kālodaka*）譯。
- [640] 閻浮提，*Jambu-dvīpa* 之對譯，此處泛指人世間。
- [641] 十六大國，原指古印度之十六大國，其名稱各經所載不一。此處似泛指天下各國，十六表示圓滿無盡之數。
- [642] 八國王：《北山錄》卷第三：“三陲大海，北背雪山，有八大國、十六大城、七十餘小國”。<sup>171</sup>八國名稱諸經所傳不一，據《長阿含經》卷四，為波婆（*Pāvā*）、拘尸（*Kusināra*）、遮羅（*Allakappa*）、羅摩伽（*Rāmagāma*）、毘留提（*Veṭhadīpa*）、迦毘羅衛（*Kapila*）、毘舍離（*Vesāli*）、摩揭（*Magadha*）。<sup>172</sup>
- [643] 天竺，指印度。
- [644] 大秦，指羅馬帝國。
- [645] 月支，指貴霜帝國。
- [646] 類似記載見《妙法蓮華經馬明菩薩品第三十》：“有八大國王、四大天子。東方有晉國天子，人民熾盛。南方有天竺國天子，土地多饒象。西方有大秦國天子，土地多金銀璧玉。北方有月氏國天子，土地多好馬”。<sup>173</sup>又見梁寶唱等集《經律異相》卷三：“閻浮提內有十六大國、八萬四千城、八國王、四天

子。東有晉國天子，人民熾盛。南有天竺國天子，土地多名象。西有大秦國天子，土地饒金、璧玉。北有月支國天子，土地〔多〕好馬”。<sup>174</sup>又見唐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卷四四：“有八國王、四天子。東有晉天子，人民熾盛。南有天竺國天子，土地多饒象。西有大秦國天子。土地饒金玉，北有月支天子，土地多好馬”，<sup>175</sup>等。

#### (四)《普曜經》<sup>[647]</sup>

10.4 師問：“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”？太子<sup>[648]</sup>答曰：“梵書<sup>[649]</sup>(一) 佉留書<sup>[650]</sup>(二)、佛迦羅書<sup>[651]</sup>(三) 安佉書<sup>[652]</sup>(四) 曼佉書<sup>[653]</sup>(五) 安求書<sup>[654]</sup>(六) 大秦書<sup>[655]</sup>(七)……”。(卷三)<sup>176</sup>

[647] 《普曜經》(Lalitavistara)，凡八卷，西晉竺法護(Dharmarakṣa)譯。

[648] 太子，指淨飯王(Śuddhodana)太子。

[649] 梵書，即 Brāhmī。

[650] 佉留書，即 Kharoṣṭī。

[651] 佛迦羅書，即 Puṣkarasāri。

[652] 安佉書，即 Aṅgalipi

[653] 曼佉書，即 Vaṅgalipi

[654] 安求書，即 Aṅgulīyalipi

[655] 大秦書，即 Yavanī。Yavanī，應即希臘文。今案：《普曜經》稱希臘文為大秦書，可與《那先比丘經》稱希臘化世界為大秦國參證。<sup>177</sup>

#### (五)《佛本行集經》<sup>[656]</sup>

10.5 或復梵天所說之書<sup>[657]</sup>(今婆羅門書正十四音是)：佉盧虱吒書<sup>[658]</sup>(隋言驢唇)、富沙迦羅仙人說書<sup>[659]</sup>(隋言蓮花)、阿迦羅書<sup>[660]</sup>(隋言節分)、瞢伽羅書<sup>[661]</sup>(隋言吉祥)、耶寐(亡毘反)尼書<sup>[662]</sup>(隋言大秦國書)、鴛瞿梨書<sup>[663]</sup>(隋言指書)……。<sup>178</sup>(卷一一)<sup>[664]</sup>

[656] 《佛本行集經》(Buddha caritra)，凡六十卷，隋闍那崛多(Jñānagupta)譯。

[657] 梵天所說之書，即《普曜經》所謂梵書。

[658] 佉盧虱吒書，即《普曜經》所謂佉留書。

[659] 富沙迦羅仙人說書，即《普曜經》所謂佛迦羅書。

[660] 阿迦羅書，即《普曜經》所謂安佉書。

[661] 瞢伽羅書，即《普曜經》所謂曼佉書。

[662] 耶寐尼書，即《普曜經》所謂大秦書。

[663] 鴛瞿梨書，即《普曜經》所謂安求書。

[664] 類似記載亦見唐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卷九：“或復梵天所說之書(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)：佉盧虱吒書(隋言驢唇)、富沙迦羅仙人說書(隋言華果)、阿迦羅書(隋言節分)、瞢伽羅書(隋言吉祥)、邪寐(亡毘反)尼書(隋言大秦國書)、鴛瞿梨書(隋言指言)”。<sup>179</sup>

#### (六)《菩薩善戒經》<sup>[665]</sup>

10.6 ……陀毘羅國聲<sup>[666]</sup>、粟特聲<sup>[667]</sup>、月支聲<sup>[668]</sup>、大秦聲<sup>[669]</sup>、安息聲<sup>[670]</sup>、真丹聲<sup>[671]</sup>、法（丹本法）沙聲<sup>[672]</sup>、裸形聲<sup>[673]</sup>、鮮卑聲<sup>[674]</sup>。如是等邊地聲名為細聲。（卷二）<sup>180</sup>

[666] 《菩薩善戒經》(Bodhisattva-caryā-nirdeśa)，凡一卷，劉宋求那跋摩（Guṇavarman）譯。

[667] 陀毘羅國聲，即達羅毘荼（Drāvida）語。“陀毘羅”似應作“陀羅毘”（Drāvida），南印度古國。

[668] 粟特聲，即 Sogdiana 語。

[669] 月支聲，即貴霜語。

[670] 大秦聲，即希臘語。

[671] 安息聲，即波斯語。

[672] 真丹聲，即漢語。“真丹”（“震旦”），古代印度人對中國之稱呼。

[673] 法沙聲，即疏勒語。

[674] 裸形聲，指裸國的語言。裸國，見義淨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卷下；<sup>181</sup>其地一說似為安達曼群島（Andaman Is.）之某島。<sup>182</sup>

[675] 鮮卑聲，即鮮卑語。

### （七）《大般涅槃經》<sup>[676]</sup>

10.7 假使復以象車百乘、載大秦國<sup>[677]</sup>種種珍寶，及其女人、身佩瓔珞，數亦滿百，持用布施，猶故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。<sup>183</sup>（卷一九）<sup>[678]</sup>

[676] 《大般涅槃經》(Mahāparinirvāṇa-sūtra)，凡四十卷，北涼曇無讖（Dharmarakṣa）譯。

[677] 大秦國，此處“大秦”乃“寶主”之代表。

[678] 類似記載亦見〔宋〕慧嚴等依《泥洹經》加之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一七<sup>184</sup>等。

### （八）《十誦律》<sup>[679]</sup>

10.8 優波離<sup>[680]</sup>問佛：“若比丘<sup>[681]</sup>作梵志<sup>[682]</sup>形服<sup>[683]</sup>，於道行得何罪”？答：“得偷蘭遮<sup>[684]</sup>”。“若作秦<sup>[685]</sup>形服，大秦<sup>[686]</sup>、安息<sup>[687]</sup>、薄佉利<sup>[688]</sup>、波羅<sup>[689]</sup>大形服，得何罪”？答：“得突吉羅<sup>[690]</sup>”。（卷五三）<sup>185</sup>

[679] 《十誦律》(Sarvāstivāda-vinaya)，凡六十一卷，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（Punyātara）譯。

[680] 優波離（Upāli），釋迦牟尼弟子，精通戒律。<sup>186</sup>

[681] 比丘，bhikṣu。出家得度，受具足戒之男子。

[682] 梵志，即婆羅門（brāhmaṇa），指一切外道之出家者。

[683] 形服，指袈裟。

[684] 偷蘭遮（Sthūlātyayas），大罪。

[685] 秦，指中國。

[686] 大秦，即羅馬帝國。

[687] 安息，指帕提亞波斯。

[688] 薄佉利，即 Bactria。

[689] 波羅，即 Vārāṇasī，中印度古國，在今貝拿勒斯（Benares）。

[690] 突吉羅，梵文 duṣkṛta 之對譯，意譯“惡作”。

(九)《大寶積經》<sup>[691]</sup>

10.9 其十六大國，以用治政而相攝護。各自諳嗟：一切諸人及與非人，言語各異，音聲不同，辭有輕重。如來聖慧，從其音響，隨時而入。皆悉化之，立正真業。各有種號：釋種<sup>[692]</sup>、安息<sup>[693]</sup>、月支<sup>[694]</sup>、大秦<sup>[695]</sup>……如斯千國，周圍充滿於閻浮利<sup>[696]</sup>天下，各自異居（卷一〇）。<sup>187</sup>

<sup>[691]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(Mahāratnakuta sūtra)，凡一百二十卷，唐菩提流志(Bodhiruci)譯。

<sup>[692]</sup> 釋種，釋迦(Śākya)之略，指印度。

<sup>[693]</sup> 安息，帕提亞波斯。

<sup>[694]</sup> 月支，貴霜帝國。

<sup>[695]</sup> 大秦，此處指羅馬帝國，蓋與印度、安息、貴霜並舉。

<sup>[696]</sup> 閻浮利，即閻浮提。

(一〇)《高僧傳》<sup>[697]</sup>

10.10 龜茲<sup>[698]</sup>王為造金師子座，以大秦<sup>[699]</sup>錦褥<sup>[700]</sup>鋪之，令什<sup>[701]</sup>升而說法”。<sup>188</sup>（卷二）<sup>[702]</sup>

<sup>[697]</sup> 《高僧傳》，凡十四卷，梁慧皎撰。

<sup>[698]</sup> 龜茲，北道綠洲國，一般認其王治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。

<sup>[699]</sup> 大秦，此處無疑指羅馬帝國。

<sup>[700]</sup> 錦褥，《魏略·西戎傳》載大秦國產“毼毼、金縷繡、雜色綾”。

<sup>[701]</sup> 什，指鳩摩羅什(Kumārajīva)，東晉時龜茲國高僧。

<sup>[702]</sup> 類似記載亦見唐僧詳撰《法華傳記》卷一：“王為造金師子座，以大秦錦褥鋪之，令什昇而說法”。<sup>189</sup>唐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卷二五：“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，以大秦錦褥鋪之，令什昇而說法”。<sup>190</sup>以及宋道誠集《釋氏要覽》卷三：“金師子座：鳩摩羅什(秦云：‘童壽’)昔在龜茲，王為造金師子座，以大秦錦褥鋪之，請什坐說法”。<sup>191</sup>

(一一)《大莊嚴論經》<sup>[703]</sup>

10.11 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，作僧伽藍，如今現在，稱伽拔吒。先是，長者子居室素富，後因衰耗，遂至貧窮。其宗親眷屬，盡皆輕慢，不以為人，心懷憂惱，遂棄家去。共諸伴黨至大秦國，大得財寶還歸本國。<sup>[704]</sup>（卷一五）<sup>192</sup>

<sup>[703]</sup> 《大莊嚴論經》(Sūtrāṅkāra)，凡十五卷，馬鳴菩薩(Bodhisattva As'vaghōsa)造、後秦鳩摩羅什譯。

<sup>[704]</sup> 此處大秦也代表寶主。

(一二)《洛陽伽藍記》<sup>[705]</sup>

10.12.1 崦嵫館<sup>[706]</sup>，賜宅慕義里。自葱嶺<sup>[707]</sup>已西，至於大秦<sup>[708]</sup>。百國千城，莫不歡附。商胡販客，日奔塞下。所謂盡天地之區已，樂中國土風。因而宅者，不可勝數。是以附化之民，萬有餘家。（卷三）<sup>193</sup>

<sup>[705]</sup> 《洛陽伽藍記》，凡五卷，北魏楊銜之撰。

<sup>[706]</sup> 崦嵫，山名，在甘肅天水縣西。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“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”。王逸注：“崦嵫，日所入山也”。

<sup>[707]</sup> 葱嶺，今帕米爾。

<sup>[708]</sup> 大秦，指羅馬帝國；下兩條同。

10.12.2 百國沙門三千餘人，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，盡天地之西垂。<sup>[709]</sup> [耕耘]績紡，百姓野居，邑屋相望。衣服車馬，擬儀中國。<sup>[710]</sup>（卷四）<sup>194</sup>

<sup>[709]</sup> 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或云其國西有弱水、流沙，近西王母所居處，幾於日所入也”。

<sup>[710]</sup> 《魏略·西戎傳》載大秦國：“其制度，公私宮室爲重屋，旌旗擊鼓，白蓋小車，郵驛亭置如中國”。

10.12.3 拔陀云：“有古奴調國<sup>[711]</sup>，乘四輪馬爲車。斯調國出火浣布，以樹皮爲之。其樹入火不燃。<sup>[712]</sup>凡南方諸國，皆因城廓而居。多饒珍麗，民俗淳善，質直好義。亦與西國大秦、安息<sup>[713]</sup>、身毒諸國交通往來。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，百日便至。率奉佛教，好生惡殺”。（卷四）<sup>195</sup>

<sup>[711]</sup> 古奴調國，應即康泰《扶南傳》所見“迦那調”。

<sup>[712]</sup> 《三國志·魏書·三少帝紀》裴注引《異物志》：“斯調國有火州，在南海中。其土有野火，春夏自生，秋冬自死。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，枝皮更活，秋火死則皆枯瘁，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，色小青黑。若塵垢汗之，便投火中，則更鮮明也”。案：斯調，今斯里蘭卡。火浣布即石綿。

<sup>[713]</sup> 安息，按之時代，此處當指薩珊波斯。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輯錄漢文古籍有關羅馬帝國（大秦）的記載，與羅馬帝國密切相關的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（條枝）和托勒密朝埃及王國（黎軒）的資料亦一併收入。D. D. Leslie and K.H.J. Gardiner, *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*, Roma, 1996, 一書資料詳備、編排合理，是本文主要參考書。

<sup>2</sup> 關於安息諸問題，詳見余太山《塞種史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2年，pp. 174-178。

<sup>3</sup> 關於大月氏諸問題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52-69。

<sup>4</sup> 勞費爾《中國伊朗編》，林筠因漢譯，商務印書館，1964年，pp. 197-199。

<sup>5</sup> 見勞費爾注4所引書，pp. 43-70。

<sup>6</sup> 關於大宛諸問題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70-95。

<sup>7</sup> 參看孫毓棠“安息與烏弋山離”，“文史”第5輯（1978年），pp. 7-21。

<sup>8</sup> 關於條枝諸問題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82-209。

<sup>9</sup> 關於奄蔡諸問題，參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18-130。

<sup>10</sup> 關於黎軒諸問題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82-209。

<sup>11</sup> 同注4。

<sup>12</sup> N.C. Debevoise, *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*, Chicago, 1937, pp. 22-25, 33-35.

- 
- 13 參看余太山《古族新考》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，pp. 29-52。
- 14 森雅子“西王母の原像——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——”，“史學”56~3（1986年），pp. 61-93。
- 15 關於烏弋山離諸問題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68-181。
- 16 A.F.P. Hulswé & M.A.N. Loewe, *China in Central Asia, the Early Stage: 125 B. C.-A. D. 23*, Leiden: 1979, p. 112, note 253.
- 17 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68-171。
- 18 關於罽賓諸問題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44-167。
- 19 參看 A.F.P. Hulswé & M.A.N. Loewe 注16所引書，pp. 114-115, note 262。
- 20 E. Chavannes, "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" in *T'oung Pao* 7 (1906), pp. 210-269, esp. 232.
- 21 徐松《漢書西域傳補注》（卷上）。
- 22 說見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卷四之一五。《太平御覽·四夷一三·西戎二》（卷七九三）引本傳“書”亦作“畫”。
- 23 余太山“條支、黎軒、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”，《中國史研究》1985年第2期，頁57-74。又載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82-209。
- 24 參看余太山注2所引書，pp. 182-209。
- 25 《辭海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79年，p. 1627。
- 26 王國維“西胡考”，載《觀堂集林》卷一三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pp. 613-614。
- 27 松田壽男“イラン南道論”，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《東西文化交流史》，東京：雄山閣，1975，pp. 217-251。馬雍“巴基斯坦北部所見‘大魏’使者的巖刻題記”，《西域史地文物叢考》文物出版社，1990，pp. 129-137。
- 28 參看宮崎市定“條枝と大秦と西海”，“史林”24~1（1939年），pp. 55-86。
- 29 G. Downey, *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*, Princeton, 1961, pp. 143-162.
- 30 參看余太山《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年，p. 92。
- 31 同注23。
- 32 詳見余太山“《後漢書》《魏略》有關大秦國桑蠶絲的記載”，“西域研究”2004年第2期，pp. 14-16。
- 33 D. D. Leslie and K.H.J. Gardiner 注1所引書，pp. 48, 113。
- 34 詳見白鳥庫吉“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”，《白鳥庫吉全集·西域史研究（下）》（卷七），東京：岩波，1971年，pp. 237-302, esp. 271-281。
- 35 詳見白鳥庫吉注34所引文，esp. 268-271。
- 36 詳見白鳥庫吉注34所引文，esp. 265-268。
- 37 同注23。
- 38 章鴻釗《石雅·寶石說》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pp. 102-103。
- 39 見章鴻釗注38所引書，pp. 102-103。
- 40 見謝弗《唐代外來文明》，吳玉貴漢譯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年，pp. 510-514。
- 41 D.D. Leslie & K.H.J. Gardiner 注1所引書，p. 202。
- 42 章鴻釗注38所引書，pp. 1-26。
- 43 章鴻釗注38所引書，pp. 27-34。
- 44 F. Hirth, *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*, Shanghai & Hongkong, 1885 (reprinted 1939), p. 41; D.D. Leslie & K.H.J. Gardiner 注1所引書，p. 49。
- 45 章鴻釗注38所引書，pp. 359-362。
- 46 F. Hirth 注44所引書，pp. 253-254。
- 47 參看蔡鴻生《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pp. 30-31。
- 48 D.D. Leslie & K.H.J. Gardiner 注1所引書，p. 215。

- 49 說詳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p. 328-331; 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435-436; 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206-207。  
關於水羊, 見 D.D. Leslie &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39。
- 50 說詳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440-441。關於這個問題的其他說法可參看白鳥庫吉“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”, 注 34 所引書, pp. 125-203, esp. 178-180。
- 51 Rackham, H. (tr.), Pliny, *Natural History*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: 1947. 譯文見裕爾、考迪埃《東域紀程錄叢》, 張緒山漢譯, 雲南人民出版社, 2002 年, pp. 165-166。
- 52 有關考說見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p. 282-285, 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. 360, D.D. Leslie &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04。
- 53 H. B. Dewing, (tr.), Procopius, *War of the Goths*, Cambridge, London, 1957. 譯文見注 51 所引書, p. 171。
- 54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, pp. 169-171, 187-188。
- 55 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80-282。
- 56 以下“和帝時, 數遣使貢獻, 後西域反畔, 乃絕。至桓帝延熹二年、四年, 頻從日南徼外來獻”。自“日南徼外來獻”者似為天竺, 非指大秦。
- 57 參看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463-464。
- 58 周連寬“漢娑羌國考”, “中亞學刊”第 1 輯, 中華書局, 1983, pp.81-90; 該文指娑羌國王治在阿克楚克賽。案: 傳文所載西域諸國地望, 詳見余太山注 4 所引書, pp. 198-253。
- 59 參看周連寬注 58 所引文。
- 60 黃烈“‘守白力’、‘守海’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”, 載《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》, 人民出版社, 1987 年, pp. 431-458, 以為路線未變, “經娑羌轉西”, 不過是說道路經過娑羌國北境。
- 61 見王國維“流沙墜簡序”, 《觀堂集林》(卷一七), 中華書局, 1984 年, pp. 819-834, esp. 829。
- 62 K. Enoki, "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-lan and the Date of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", *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(The Oriental Library)* 22 (1963), pp. 125-171, esp. 146.
- 63 見黃文弼“羅布淖爾漢簡考釋”, 《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》, 文物出版社, 1989 年, pp. 375-408, esp. 384-387。
- 64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, pp. 228-241。
- 65 參看黃烈注 60 所引文, 以及孟凡人《樓蘭新史》, 光明日報出版社, 1990 年, pp. 115-125。
- 66 松田壽男《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》,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, 1970 年, pp. 118-121。
- 67 關於戊己校尉諸問題, 詳見余太山注 30 所引書, pp. 258-270。
- 68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, pp. 193-196。
- 69 詳見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88-289。
- 70 參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p. 150-152, 222-223。
- 71 詳見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85。
- 72 有關大秦物產, 請參看余太山《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》, 中華書局, 2003 年, pp. 284-312。
- 73 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(卷三〇), 中華書局影印本, 1982 年, p. 709。
- 74 有關討論可參看藤田豐八“榻及び毘毘毘毘につきて”, 《東西交涉史の研究・南海篇》, 星文館, 1943 年, pp. 611-627; 馬雍“新疆佉盧文書中之 kośava 即毘毘考——兼論“渠搜”古地名”, 《西域史地文物叢考》, 文物出版社, 1990 年, pp. 112-115; 以及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22 所引書, p. 214。
- 75 參見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. 321; 藤田豐八注 74 所引文。
- 76 詳見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87。
- 77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02。
- 78 參看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463-464。
- 79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03。
- 80 詳見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88。
- 81 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03。
- 82 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02。



- 
- 83 參看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. 522。
- 84 參看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35-41, 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496-497。
- 85 參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12。
- 86 參看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514-516。
- 87 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1-26。
- 88 參看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463-464。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42-48。
- 89 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51-57。
- 90 參看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. 478。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218-220。
- 91 參看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463-464。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218-220。
- 92 盧弼注 73 所引書, p. 710。
- 93 參看 F. Hirth 注 44 所引書, pp. 253-254;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 216。
- 94 同注 92。
- 95 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. 409。
- 96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, pp. 118-130。
- 97 Jones, H. L. (tr.), *The Geography of Strabo*, London, 1916.
- 98 Rackham, H. (tr.), *Pliny, Natural History*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: 1947.
- 99 見孫培良, “《山海經》拾證”, “文史集林”, “人文雜誌叢刊” 1986 年第 4 期, pp. 137-150。
- 100 季羨林等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, 中華書局, 1985, pp. 164-165。
- 101 見余太山注 72 所引書, pp. 65-94。
- 102 《魏書·西域傳》稱大秦國“人務蠶田”, 內田吟風“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(下)”, “東洋史研究” 31~3 (1972 年), pp. 58-72, 以為指 Procopius, Theophanes 等所載東羅馬帝國的養蠶業。案:《魏略·西戎傳》已載大秦國“桑蠶”。又, 內田吟風注 20 所引書以為安都應指君士坦丁堡, 亦未安。
- 103 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70-310; 白鳥庫吉“拂菻問題の新解釋”, 注 34 所引書, pp. 403-596, esp. 405-416。
- 104 參看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79-281。
- 105 參看白鳥庫吉注 34 所引文, esp. 243-247。
- 106 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p. 113-122。
- 107 參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. 202。
- 108 文字按張烈點校本, 中華書局, 2002 年。
- 109 同注 108。
- 110 余太山注 30 所引書, pp. 198-253。
- 111 余太山注 72 所引書, pp. 495-507。
- 112 余太山注 30 所引書, pp. 214-220。
- 113 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261-262。
- 114 白鳥庫吉“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”, 《白鳥庫吉全集·西域史研究(下)》, 東京, 岩波(1971), pp. 597-641。
- 115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. 110。
- 116 參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. 112。
- 117 參看內田吟風“《異物志》考”, 森鹿三博士頌壽紀念論文集, 同朋舍, 1977 年, pp. 275-296。
- 118 參看余太山“關於董琬、高明西使的若干問題”, 《文史》第 27 輯(1986 年), 頁 31-46。
- 119 關於這個問題, 可以參看 F. Hirth 注 44 所引書, pp. 260-263; 白鳥庫吉注 103 所引文, esp. 446-448,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p. 236-239, 等。
- 120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. 110。
- 121 《正統道藏》第 31 冊, 藝文印書館, 1977 年, pp. 25047-25048。
- 122 見 D.D. Leslie &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, p.205; 章鴻釗注 38 所引書, pp. 63-64。

- <sup>123</sup> 參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. 85。
- <sup>124</sup> 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p. 302-303。
- <sup>125</sup>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. 96。
- <sup>126</sup> 參看劉偉毅《漢唐方志輯佚》,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 1997 年, pp. 273-287。
- <sup>127</sup> 白鳥庫吉注 114 所引文。
- <sup>128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四, p. 1106 上。
- <sup>129</sup> Ma Tai-loi (馬泰來), "The Authenticity of *Na Fang Ts'ao-Mu-Chuang*", *T'ong Pao* 64 (1978), pp. 218-252.
- <sup>130</sup> 參看費爾注 4 所引書, pp. 154-159。另可參看馬泰來“《南方草木狀》箋證二十則”, 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編《〈南方草木狀〉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, 農業出版社, 1990 年, pp. 50-77。
- <sup>131</sup> 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p. 159-164。
- <sup>132</sup> 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. 158。
- <sup>133</sup> 參看 D. D. Leslie, and K.H.J. Gardiner 注 1 所引書 pp. 206-207。
- <sup>134</sup> 馬泰來“蜜香紙·抱香履——傳本《南方草木狀》辨偽舉隅”, “大陸雜誌” 38(1969 年), pp. 199-202。
- <sup>135</sup> 參看 F. Hirth 注 44 所引書, pp. 272-275; Li Hui-lin 李惠林 (tr.), *Nan-fang- ts'ao-mu-chuang: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f Southeast Asia*, H.K., 1979, p. 105-108.
- <sup>136</sup> 徐祥浩“關於《南方草木狀》植物名稱的一些考證和討論”, 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編《〈南方草木狀〉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, 農業出版社, 1990 年, pp. 209-215。
- <sup>137</sup> 參看 Li Hui-lin 注 135 所引書, p. 127。
- <sup>138</sup> Li Hui-lin 注 135 所引書, pp. 133-134。
- <sup>139</sup> 王利華“《廣志》成書年代考”, “古今農業” 1995 年第 3 期, pp. 51-58。
- <sup>140</sup> 中華書局, 1980 年。
- <sup>141</sup> 李劍國《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》, 南開大學出版社, 1993 年, pp. 252-257。
- <sup>142</sup>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<sup>143</sup> 吳楓《隋唐歷史文獻集釋》,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87 年, pp. 168-169。
- <sup>144</sup> 同注 142。
- <sup>145</sup> 詳見李劍國《唐前志怪小說史》, pp. 151-158。
- <sup>146</sup> 同注 142。
- <sup>147</sup> 詳見李劍國注 145 所引書, pp. 159-167。
- <sup>148</sup> 范寧校證本, 中華書局, 1980 年, p. 11。
- <sup>149</sup> 詳見李劍國注 145 所引書, pp. 260-269。
- <sup>150</sup> 詳見李劍國注 145 所引書, pp. 269-278。
- <sup>151</sup> 詳見章鴻釗注 39 所引書, pp.93-105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三引《南州異物志》: “金剛, 石也, 其狀如珠, 堅利無疋。外國人好以飾玦環。服之能辟惡毒”。
- <sup>152</sup> 詳見李劍國注 145 所引書, pp. 278-279。
- <sup>153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三, p. 0308a; 周叔迦、蘇晉仁校注本, 中華書局 2003, p. 163。又, 宋希麟集《續一切經音義》卷五(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四, p. 0956c) 引略同。
- <sup>154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三, p. 0307b; 周叔迦、蘇晉仁注 153 所引校注本, p. 160。
- <sup>155</sup> 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《緯書集成》(上), 河北人民出版社, 1994 年, pp. 61-67。
- <sup>156</sup> 《正統道藏》第 31 冊, 藝文印書館, 1977 年, pp. 25048-25050。
- <sup>157</sup> 勞費爾注 4 所引書, pp. 338-339。謝弗注 40 所引書, pp. 554-555。
- <sup>158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三二, p. 705b。
- <sup>159</sup> 《南傳彌蘭王問經》, p. 17。
- <sup>160</sup> A.K. Narain, *The Indo-Greeks*, Oxford: 1957, pp. 74-100.
- <sup>161</sup> 詳見余太山“《那先比丘經》所見‘大秦’及其他”(待刊)。
- <sup>162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三二, p. 695b。

- 
- <sup>163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三二, p. 715b。
- <sup>164</sup> 例如: 伯希和“犁軒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說”, 見馮承鈞漢譯, 載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》第2卷, 商務印書館, 1995年, 七編, pp. 34-35。
- <sup>165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三二, p. 702a。
- <sup>166</sup> 《南傳彌蘭王問經》, 巴宙漢譯,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 1997年, p. 88。
- <sup>167</sup> E. J. Rapson (ed.),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*, Delhi, 1922, p. 550; W.W. Tarn, *The Greeks in Bactria & India*, CUP, 1951, pp. 140-141, 420-421。
- <sup>168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四九, p. 11b。
- <sup>169</sup> 同注 161。
- <sup>170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四, p. 147b。
- <sup>171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二, p. 586a。
- <sup>172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一, p. 29b。
- <sup>173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八五, p. 1431b。
- <sup>174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三, p. 10a。
- <sup>175</sup> 周叔迦、蘇晉仁校注本, p. 1363。
- <sup>176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三, p. 498a。
- <sup>177</sup> 參看余太山注 4 所引文。
- <sup>178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三, p. 703c。
- <sup>179</sup> 周叔迦、蘇晉仁校注本, p. 333。
- <sup>180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三〇, p. 972c。
- <sup>181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二五, p. 243a。
- <sup>182</sup>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》, 王邦維校注, 中華書局, 1988年, pp. 136-137。
- <sup>183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一二, p. 480a。
- <sup>184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一二, p. 723a。
- <sup>185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二三, p. 391a-b。
- <sup>186</sup> 參看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》, p. 227。
- <sup>187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一一, p. 59a。
- <sup>188</sup> 湯用彤校注本, 中華書局, 1992年。p. 48。
- <sup>189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一, p. 51c。
- <sup>190</sup> 周叔迦、蘇晉仁校注本, p. 801。
- <sup>191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五四, p. 296a。
- <sup>192</sup> 《大正大藏經》卷四, p. 348a。
- <sup>193</sup> 《洛陽伽藍記校注》, 范祥雍校釋,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8年, pp. 160-161。
- <sup>194</sup> 《洛陽伽藍記校注》, pp. 235-236。
- <sup>195</sup> 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, pp. 236-237。